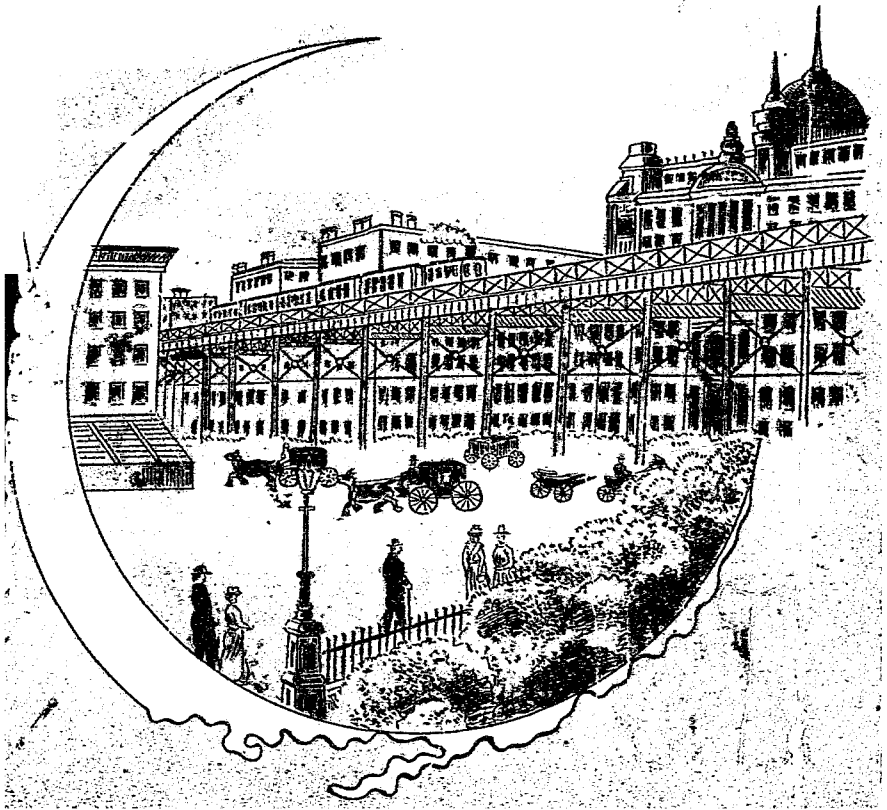


行旅亞



啞
旅
行

MG
I2427
13



3 2168 5950 8

林 說 小

社會小說
啞旅行上卷

日本末廣鐵腸著

昭文黃人譯述

太平洋之船中

『喂！咱的房間呢。事務長事務長。又不知那裡去了。嘎！咱記得定的房間是第十八號。這裡可不是麼。噫！什麼已經有人在裡頭。把門都閉上了。可惡得狠。』

就此大呼小叫聲中。人叢裡擠進一個日本紳士。年紀約在三十左右。裝束甚是時興。身穿一領毛呢外掛。頭上蓋起一頂高黑帽子。胸前垂一掛金練。手中提一大皮鞞。在東洋人看去。像個極體面的人物。到了西洋人眼中。覺得通體不甚相稱。只怕又要笑他沐猴而冠哩。

西人見日人洋服者。每謂爲猴子。

啞旅行上

一

是日十句鐘。培兒雪克號汽船。由橫濱開往美洲生佛蘭西司哥。即舊金山日人所謂桑港也。東西洋的紳士商人。欲赴西半球者。在八句鐘前後。或乘小汽輪。或趁尋常擺港船。早已渡到本船之旁。四面停泊。紛紛然如瓢。落葉。旅客之親戚。故舊來送行者。人數亦不少。從本船客房起至甲板上。人山人海。非常熱鬧。左舷有許多水夫。各持器械。引上行李什物。積在船中。砰訇之聲。震耳不絕。又有往美洲做工的支那人。不下數百名。爭先上船。船中嘈雜。不可名狀。此着毛呢掛的紳士。亦有許多朋友相送到船。其寫定之船票。確係第十八號上等客艙。不料尋到其處。已被人占去。此紳士操着方言。噪了一會。無人理他。幸送行的友人中。有能通英語者。替他呼出小使長詰問。小使長回言。待事務長來。方有定奪。正在爭論間。四面圍繞的小舟。已次第開去。船上執事諸人。屢屢揮手。催送行者速去。大約已近出港時刻了。紳士之友人。雖不放

心亦無可如何。只得向紳士執手告別。并囑一路謹慎。遂下小汽輪。開回橫濱而去。

紳士眼睜睜看着送行之船去遠。獨立在船上發歎。船中無一人熟識。事務長不知何時尋着。英語又說不來。搔頭摸耳。千思萬想。無計可施。

此紳士到底是何等樣人。就其形容舉止。揣度得去。既不像操奇計贏的大腹賈。又不是乘槎持節的外交官。大約自稱政治家文學家。一个新出道人物。生長鄉間。常到東京認識了幾個縉紳先生。新學名士。聽得人說西文西學。最合時趨。也去讀過理竇一二卷。布列的萬國史二三十頁。覺得自己的學問已經不小。又聽得某人到過倫敦。某人住過巴黎斯。某人游歷過紐約。克回來都有些名望。人人推重。他不覺興致勃然。也想出洋去頑頑。做一個漫遊歐美的名人。那裡曉得剛剛上船。門戶還未出。已有許多爲難。此去一

定有些不妥當。回去罷。又不像樣子。事已至此。索性發個狠。闖得去再講。拚
做得了唐三藏上西方。嘗嘗七十二個魔難也罷了。諸君你不要笑他冒失。
他那冒險進取的胆子。却不小哩。

閒話不絮。却說那紳士呆立一回。想要在船上散散步。忽記得向來出洋的
人說起。汽船上小竊極多。一不小心。就要偷去東西。因此不敢亂走。立得腿
痠。就坐在行李上。兩隻眼睛。骨淥骨淥四面觀望。胸中不住的轉念。頭忽然
被他想着一个法兒道。船上有許多搭客。難道沒有幾個日本人嗎。倘碰見
一个。就好同他商量。權替咱做个通事。豈不大妙。剛轉此念。恰好有一人走
過。面皮黃色。一頭的黑髮。身量亦不甚長大。可不是个日本人嗎。紳士忙起
身立在那人面前。把高黑帽子脫下。恭恭敬敬的作一个禮。說道。『老鄉臺
請了。老鄉臺有什麼貴幹出洋去。』那人倒嚇了一跳。定一定神。把紳士估

量一番。回答了一句『What? 麼?』紳士又陪笑道：『不敢欺老鄉臺。在下英語是不大懂得的。請老鄉臺說吾們日本國話罷。』那人微笑搖首。也就操着幾句不規則的日本語道：『你弄錯了。我是馬尼喇人。不是日本人。』說畢。竟自去了。馬尼喇爲菲律賓羣島之一土人容貌似日人者甚多紳士大失所望。呆着臉。張着口。立在那裡。甲板上又來一個着粗布洋服的馬尼喇人。係上等客艙中西班牙人之從僕。見紳士樣子詫異。赴近細看。就攀談幾句。紳士不解。只是搖頭。馬尼喇人笑道：『這個日本人。竟是個啞子。』從此紳士就出了一個啞子的徽號了。

十一句鐘已過。汽船始起碇開行。海上波平浪靜。黑煙直升於半空。搭客齊出至甲板上眺望。紳士見之。愈覺氣憤。矯首頓足大嚷道：『咱白花了二百圓船資。難道就叫咱登在這裡麼。』正在發話。忽來一個支那人。向紳士說了

幾句英語。紳士不懂。支那人即牽了他袖子。引至一室。中有一人。大約就是事務長了。支那人在衣袋內取出一張圖面樣的單子。又向紳士索了船票。一起交與事務長。事務長就照單子。在票上重填了號數。對支那人道。『僕歐西役名人領他二十號內去。』僕歐答應。就替他拿了行李。在前面引導。紳士提了皮靴。跟隨在後。不多幾步。到了二十號客室。僕歐自去。紳士走進客室。但見室內左邊放一張臥牀。牀上鋪著厚褥。右邊放一張細籐圈椅。中央有一木架。上懸一面大着衣鏡。旁有板廚。把厨門揭開。中有巨鉢。承著自來水管。流出清泉。注於鉢內。此船中上等客室。共二十號。上等客盡是西洋人。各帶眷屬。大約一總不過二十七人。惟有紳士是東洋人。且一人獨居一間。到了此間。登時得意非常。忙在皮靴中尋出一枝雪茄煙。取火點着。銜在口內。踱到甲板上。左顧右盼。覺得沒有人再比他闊的了。

汽船出發時。十分喧雜。往往購定船票。房間被人佔去。卽此培兒雪克船上西洋船客。亦有經二三句鐘尙未得房間者。事務長怕遭詰責。在開船前匿不見面。然既有船票。必有位置。正毋庸如紳士之窘迫萬狀也。

船出東京灣左舷見房洲諸山如羣馬向東奔馳。紳士正取出千里鏡細玩遠景。忽聽得梯子下層。鏗！鏗！！鏗!!!如銅鑼敲響。甲板上的衆客。歷歷碌碌齊進艙中。紳士不知何事。亦忽忽隨入。見大家到一極寬廠之室。室中桌子椅子。排得整整齊齊。桌上杯盤羅列。山珍海錯充積。衆客爭欲就坐。方知此處是大餐間。可憐紳士。還是天色未明時。在東京吃了些東西。腹中飢火久熾。先刻已看過時表三四次。專等中飯到口。如今是等着了。不勝歡喜。高黑帽子也忘却去取了。急奔進室內。正思隨便坐下。見面前又掛一張圖面樣的單子。一個短髮齊眉的僕歐。照着單子上號數。替衆客安排座位。衆客皆

順次坐下。紳士就排在門口右側一席。同席貴紳三人。貴女三人。船長事務長及船上高等執事者四名。每一席上。以一人主席。頗覺整齊嚴肅。食品第一道是湯。第二道僕歐捧上一大盆燒牛肉。主席者取小刀分割挨次送於座客。食畢。呈上點菜單。西洋男女客人。先接去畧畧一覽。即檢平素喜嗜者。隨意點定幾品。紳士因他們並不推讓。有些不舒服。急將單子搶到手中。從頭至尾。細細觀看。那曉得單子上都是春蚓秋蛇樣子的草書英文。一个字也不認得。登時連腮帶脖紅脹起來。要說吾一字不識。怕人恥笑。因想道。這單子上第一行。必是上等食品。就伸手向第一行指着。回過頭來。見背後兩個僕歐。在那裡暗笑。且輕輕的說道『Soup』紳士一想不對。連忙縮手。重在第三四行指着。僕歐掩口而去。不多時。捧上一盆食品來。放在紳士前。你道什麼東西。仍舊是燒牛肉。紳士羞得無地可容。又不好叫他們拿去。只

得自己安慰自己道。『這是好東西。咱就多吃一盆。打什麼緊。』就把臉子板着。老老實實。拿着小刀子。一塊一塊割下來。大嚼。一盆牛肉吃罷。一想。晚飯時候還遠着。必得再吃兩三樣東西。方可飽得肚子。放下刀叉。再將點菜單子。取在手中心上計較道。『咱因為點了前頭幾行。以致弄得出醜。現在當從後面點起。斷然不誤。』想罷。就向末一行指去。聽得僕歐道。『Tea, Tea, Tea.』取上來。却是一杯香茗。紳士自己也不覺好笑。吃了許多牛肉。正用得着。即捧起瓷杯。一飲而盡。不料水正飛滾。舌上燙出了許多白泡。忍着痛。又指單子上末第二行。奇怪奇怪。送上來。却是一盆果子。僕歐等忍不住。都失聲而笑。一桌子貴紳貴女。爭看着紳士的面孔。紳士亦顧不得肚子飽不飽。忙立起身來。逃回自己房間。紳士去後。滿座的人。紛紛議論。沒有一個不說道。這日本人是個痴子。從此紳士又加上一道痴子的頭銜了。

船上無事。漸交晚景。艙內艙外。都點起電氣燈。光明如晝。鑼聲又響。報赴晚餐。紳士懲於日間的失策。無顏見西洋貴紳貴女。但長途航海。斷不能日日捱餓。只得老着臉。仍到食堂。不問可知。又要鬧幾件笑話。他也但顧吃飽肚子就是了。食罷。在甲板上運動一回。回到房間看書。不覺漸過十一句鐘。磕睡上來。要想安寢。看看牀上。只有細織棉布厚褥。及大枕一個。並無上蓋。想僕歐當即取來。不妨畧等。坐在牀上。眼睛半開半閉的打盹。等到下半夜。杳不見僕歐送被兒來。身上漸冷。紳士心中懊悶。自言自語道。『西洋人也要睡覺的。難道他們有被兒。獨咱沒有嗎。還是通隻船上要自己帶鋪陳的呢。』咕嘟了幾句。就倒身牀上要睡。冷氣漸重。反睡不着了。只得坐起。押動電鈴。呼僕歐來。說了幾句不規則的英語。叫他拿被來。僕歐不懂。回了幾句話。紳士也不懂。兩個人就噪起來。越噪越不明白。啾啾啞啞。無異啞子門口。噪

了半晌。紳士做了幾遍手勢。僕歐方會意。即打開厚褥外層。指與他看。被兒也包在裡頭。紳士始不則聲。僕歐一笑而去。紳士睡好。從被中鑽出頭來。還罵道。『這支那人實在混帳。你何不早對咱講。』就漸漸的鼻息如雷了。一夜安眠。翌朝八句鐘。一寤初醒。小便甚急。在日本時。聽得人說。向西洋人打聽大小便處。爲大不敬。幸記得昨日送行人中。有一人曾趁過此船者。一友問其小便所在。說在下等客艙之旁。即依言尋去。見一室門半開。臭氣向外直衝。大約是了。走近一看。係不多大的一間板房。下鑿小洞。如水車之臼。下等支那人。來大小便者。絡繹不絕。污水積多。就漫起來。一腳踏上去。鞋子都要濕透。紳士急掩住鼻子。已經一連幾個惡心。幾乎把隔夜的兩盆牛肉。都嘔了出來。實在不堪領教。但何故沒有一個西洋人到此。難道西洋人都。不拉屎撒溺的嗎。仔細一想。明白了。大約上等客自有上等中廁。忙尋着僕

歐向他做手勢。僕歐也用手指點。似乎就在下層右首。紳士急奔至那裡。開門一望。擺着一個鴨蛋式的青瓷器。大如浴盤。旁邊一個擺錫馬口鐵盆。形式略小。貯着小半盆的水。室內精潔異常。無一毫臭味。紳士想道。『上等船客。總要算得闊了。連浴室溺器都這樣講究。』他就不問事由。在那馬口鐵盆中撒了一泡急尿。撒畢。走到外邊。見一西洋人也似要出恭的樣子。却不進此室。中心詫異。悄悄跟去。一看。糟了。糟了。原來中廁還在那邊。此間實在是個浴室。他也不回上層。躡手躡腳。掩在門邊偷看。只見又一個西洋人。携着手巾浴布。進此室內。先在大瓷盆中洗澡。洗畢。將手巾放在馬口鐵盆內洗濯。聞得一陣臭氣。觸鼻。忙呼僕歐來。指着盆中。嚙嚙一番。似埋怨的樣子。僕歐也莫明其故。忍氣吞聲。收拾了一回工夫。忽想着道。『這事一定是言語不通。那個日本痴子。幹出來的。但拿不着證據。只好算我晦氣了。』紳士

把舌頭伸了幾伸。就溜到上層。心中洋洋得意道。『什麼西洋人。只配把咱的盥洗手巾罷咧。』

紳士雖又鬧了一樁笑話。却曉得了洗澡的地方。次日清晨。假意問僕歐道。『船上有浴室嗎？』僕歐道。『有。』即領他到昨日小便的所在。紳士心中暗笑。細看那鴨蛋式的浴盆底下。有兩個小洞。忽嚶忽嚶似吹氣之聲。水却一滴沒有。因向僕歐操起不規則的英語。教他取水來。說了幾遍。僕歐方會意。即指他看。浴盆上有兩個塞子。塞子上。一個有 Hot water 水 樣。一個有 Cold water 水 樣。把塞子一轉。忽有熱水從孔中噴出。頃刻水滿半盆。紳士忙脫衣入內。僕歐就出去。把門閉上。那曉得浴盆中。上面雖微溫。底下全是冷水。紳士嫌冷。就想再把熱水管塞子按開。一時慌忙。又認不真西字。顛倒拔了冷水塞子。汨汨而出。漸注漸多。滿盆都是冷水。冷得紳士發起抖來。急押電

鈴大呼僕歐。外戶緊閉。一些也不聽得。嚇昏了。忘却把塞子轉上。冷水漸漸溢於盆外。忙逃出浴盆。不多一回工夫。滿室多是冷水。又忙逃到椅子上。衣裳腰帶不及收拾。都浸在水中。水依舊漫上來。嚇得紳士開了門。赤條條逃到室外。恰好遇見僕歐。問明情由。急將水管塞住。紳士大難爲情。向僕歐再三招賠。拖起濕衣。蔽了身體。逃回自己房間去了。

紳士知下等客艙中。有四五名日本人在那裡。因想咱在上等客中。屢屢出醜。倒不如招他們談談。卽踱到那裡。只見前後左右。都是往美國做工的支那人。人數不知有幾首。都在三四層的欄板上。圈豚樣安歇。披着破爛的衣裳。帶着骯骯髒髒的帽子。三五成羣。也有吸鴉片的。也有賭錢的。這樣子實在討人嫌。怪不得美國人要禁止華工。紳士正在那裡點頭嘆息。那些下等客見了上等客。及平民見官長一樣。大家立起來招呼。恭敬異常。紳士也不

及一一應酬。就大模大樣。同他們點點頭。尙未坐定。忽聽得不知那一處房間裡。高聲喧鬧起來。又見一個日本人。跟踉蹌蹌。逃到此處。向人叢中一躲。後面還有一人。手巾中拿着棒槌。飛步追趕進室中。不問情由。將棒槌照着紳士頭上就打。且罵道。『你這不要臉的東西。』紳士不及提防。被他打了幾下。弄得摸不着頭路。定睛一看。那拿棒槌的。却是一個支那下等婦人。紳士忙喝道。『做什麼。』那婦人見打錯了人。提着棒槌。一溜煙去了。就呼出那逃來的日本人詰問他。他也深抱不安。便將情節告訴衆人。原來此船上。有三個支那婦人。一個日本婦人。同居一房間。近側有一個支那人。與一個日本書生。都是色中餓鬼。不時到他們房間裡。綽些乾趣。今日支那婦人。獨自一人在房間更衣。適日本書生走來。婦人就向他搖手。他當作招呼他。鬼祟祟的上去。拉那婦人衣服。婦人大怒。隨手在旁邊搶得一根棒槌在手。

沒頭沒臉的打下去。書生就逃。婦人就追。不料追到此間。有紳士替他當災。紳士聽得也無可如何。一笑而已。

海中每日晴爽。風浪平靜。上等船客。或在甲板上運動。或聚在吸煙室談天。或鬥楷奪_牌。消遣長途寂寞。紳士因不懂西語。不免一人向隅。日子多了。曉得西洋人中。亦有久住橫濱者。就捱上去。與他們格外親熱。大家用日本話談談。却解了紳士許多悶氣。一日。一西洋人走過紳士之室。見門半開。在那裡就走進來。操着不規則的日語。四面八方。閒話了一回。向室內週迴觀看。就問道。『難道僕歐每天不到你房間的嗎。你的鞋兒也不擦的嗎。』紳士道。『他一次都沒有來過。』原來船上上等客艙。每朝僕歐進來。整理被褥。洗滌溺器。瓶中添水換花。一室中處處要打掃收拾。客人的鞋子。放在門外。必細細拭磨乾淨。此是一定的規矩。獨有紳士室中。被褥亂堆在牀上。而且

沒有一處不是灰塵堆滿。所以西洋人看不過。問他一聲。西洋人就向紳士道：『這個僕歐實在可惡。他欺你是沒有出過洋的。待我叫他來。替你着實的訓飭他。』卽押動電鈴。呼僕歐進來。向他輕輕的說了幾句。不知什麼話。僕歐也回答了幾句。西洋人就問紳士道：『僕歐說。他到這裡。你要打他。因此他不敢來。有這件事嗎。』紳士始恍然。原來紳士常聽得人說出洋的船上。若有支那人。最會偷東西。須要留心。上船的第二天。紳士從中廁回來。看見一個支那人在房間裡。想道。這一定是偷東西的。就高聲叱他出去。他不肯去。反咕嚕咕嚕的像分辯樣子。紳士大怒。握着拳頭。向他頭上亂打。他方逃去。從此沒有見他來過。那裡曉得就是僕歐。紳士只得把情節說出。西洋人也不做聲。看着他笑笑。起身去了。紳士就在身邊摸出墨西哥銀三四圓。將紙包好。送與僕歐。做了幾個手勢。似乎道。前日得罪。把這個補償你。那僕

亞

旅

行

歐接到手中。估了一估分量。就滿面帶笑。向紳士說了一句。『多謝 Thank you』且近前握一握手而去。噫。人都說支那人打罵都可受得。只要弄得着錢。就是。却不錯的。

當日朝餐已畢。有許多人聚在吸煙室。一處一處。圍着桌子鬥楷奪。紳士含着雪茄煙。坐在旁邊細看。一個西洋人。向他做手勢。似乎道。『你懂得嗎。你若懂得。不妨同來頑頑。』紳士會意。暗道。『咱爲什麼不懂得。咱在東京。同朋友們鬥起楷奪來。也算得一個好手。自到船上。屢次見他們動手。技癢已久。也想入局。無奈言語不通。他們不當咱啞子。就當咱痴子。怕他們不願意同咱鬥。所以不敢兜搭。難得他們來邀咱。咱好放出些手段。與西洋人看看。』就高高興興。答了一句。『我會的』說完。檢一空桌子。就合着四個人。按位次坐下。鬥將起來。初時紳士手氣甚佳。做了幾副好牌。十分得意。一過

一三圈莊。漸覺不靈。以後便有輸無贏了。紳士鬥得手忙腳亂。應接不暇。西洋人見他這個樣子。也不高興鬥下去了。到了十五圈莊。就停手。初鬥時。先有一人在旁。記明輸贏的賬。如今結算起來。應輸若干者。即取出銀圓交於贏家。紳士不知自己實在輸了多少。也不管他。就立起來想出去。對手的西洋人。忙向他說了幾句話。紳士不懂。只是搖手。仍向外走。西洋人忙趕上一把拉住他衣袖。向他把兩個指頭一伸。又把指頭圈作圓形。教他看。他就自言自語道。『西洋人實在小器。少了一兩個銀圓。也值得這般的發極。』即在衣袋內摸出兩圓墨西哥銀。付與西洋人。西洋人搖首道。『不是不是。要美金廿圓 twenty dollars』糾纏了半天。始得明白。只得又在兜肚中。挖出美金二十圓。擲於桌上。飛步回房。無異逃遁。一路咕嚕道。『混帳的西洋人。狡猾的西洋人。咱本不要鬥什麼楷奪。你無緣無故的來合咱。輸了一個錢都不能少。送

掉了咱許多錢。實在可恨。』

船出橫濱。約有十天。一路安穩。將近美洲。北風大起。波浪如山。無一個人敢到甲板上。紳士本不慣坐船。幸日日風平浪靜。不會暈船。今日狼覺得身上不舒服。吃過早飯。在房間裡。昏昏悶悶的過了半天。到了晚上。暴風急雨。船身顛簸愈甚。不能安坐。脫了洋服。只着寢衣。橫在牀上。胸中作惡。屢次要嘔吐。因呼僕歐取啤酒來。連傾了二三瓶。身子雖稍覺爽快。但睡到了更深。刻刻要想小便。夜裡頭穿了寢衣往溷室。不像樣子。着了長衣服。又累贅。且船身正在搖動。立腳不定。這也不打緊。室中本豫備有溷器的。就在箱中取出一用。豈不省事。原來上等室中溷器。照例是每朝僕歐進來。將穢物傾在他器中。收拾清潔。前已說過。紳士起初不知道室中有此物。每夜大小便。都到溷室裡去。直到昨日。僕歐第一回進來打掃。開了溷器蓋一看。一無所有。就

問紳士道：『你可是不用此物的嗎？』紳士胡亂答應。當夜却就在這裡頭拉了兩堆大糞。並三四次小便。他也不曾告訴僕歐。僕歐也不曾去開看。今朝一日半夜。共撒了六七回溺。這裏頭有七八分的滿了。他又不小心。沒有把蓋兒蓋好。就上牀睡了。夜深風勢更烈。把那汽船吹得左眠右倒。前合後仰。擱板上放的東西。都屑歷速碌的響起來。把紳士驚醒。朦朧中。但聽得風濤聲。機器聲。器皿擊觸聲。四面相應。忽然一陣臭氣觸鼻。忙睜眼向牀下一望。大吃一驚。地平板上。無處不是水。隨着船身。晃來晃去。想是浪頭過。大船窗打破。濺進來的。忙下牀。船忽一側。跌倒在水中。把一件佛蘭絨寢衣。濕了大半。臭氣越覺利害了。爬起來仔細一看。原來是溺器中流出的小便。也算是他前日浴盆中撒溺的一個小小報應。他只好忍着臭。在盆中取水。通身洗滌。開了包裹。換了一件寢衣。鬧了半夜。天色已透明了。就押鈴呼僕歐。僕

陸

旅

行

歐來到門外。不知他在裡頭做什麼。敲了半响方開。門一開。僕歐走進。就擡着鼻子嘆道。『Bad smell』紳士紅漲了臉。把手指着溺器箱所在。一手取出銀一圓。送於僕歐。僕歐笑謝。說道。『先生你又是洗澡打翻了水嗎。』紳士想道。『咱給了他錢。他就把小便當作水。替咱遮蓋了。』那僕歐接銀圓在手。就操着支那語向紳士道。『你這痴子。天天鬧笑話。以後倘拉屎在牀上。須得多豫備幾塊錢。』紳士當他是好話。忙道。『Yes Yes』僕歐大笑而去。汽船向東飛馳。明日可抵桑港。即生佛蘭西司哥船客皆用意登岸的事。十分忙亂。事務長因豫備稅關查驗。取出一疊印紙。分派衆人。紳士接來一看。不知何用。就向那會說日語的西洋人請教。說道。『儻行李中有應稅的東西。須在紙上寫明。取出另放。』紳士皮箱中有新辦的外國金銀細工物件。及綢緞軟料若干。他聽了此話。似乎不放在心上。東西也不取出。因爲他曾向美國

回來的人。問過桑港稅關情形。知道可以隨便行賄。只要暗送兩三銀圓於查驗的關役。就一切不問。他有此秘訣。所以大着膽。在印紙上填上並無應稅物字樣。

自離日本海。四顧汪洋。不見涯涘。波濤之外。僅有海鳥羣飛。大家都悶在艙中。到了第十六日早晨。聽得甲板上又非常熱鬧起來。紳士忙下牀。在寢衣上罩了一件外褂。忍着冷。來到外面。但見遠山隱隱。出沒於曉霧之中。汽船緩緩的向桑港口岸進行。登時覺得神清氣爽。取出望遠鏡。四面照看。少頃。東方日上。船已進港。到稅關前。船客將行李什物。交於僕歐搬運。陸續上岸。至稅關查驗場。

桑港之滯留

到了那裡。見大棧橋上有一畝多大的房子。突出海上。其建築十分粗率。大

約不常常打掃。處處塵埃堆集。上等船客二十餘人之行李。即在此安放。衆客爭先照顧自己的物件。頗覺混雜。關上走出許多役人。立在堆積如山的行李旁。捱次的細細查驗。紳士要試試他的秘訣靈不靈。向左右一望。有一個身穿黑羅紗外掛真鍮鈕扣的人。耳旁插一枝墨水筆。手中拿着許多紙張。昂然立在中間。像個上等關役。旁邊那些穿粗布服的役人。都在那裡開看客人的行李。反覆檢查。查到紳士的行李。紳士就在衣袋中取出豫備的墨銀兩圓。等他近身。向他手中一塞。那役人接過。摸了一摸。也不開口。就走過一邊。查別人的行李去了。又有一個役夫來查。紳士只得再取墨銀兩圓送他。他指指皮靴。正要取了鑰匙。開與他看。忽被那個上等關役叫他去了。不多時。又來一個身上齷齪相貌兇惡的役人。紳士衣袋內豫備的銀。已完了。就在肚兜內摸出一疊銀圓。要想再送他兩圓。回想到：『不好。不好。暗因

爲要逃稅。所以花幾個小錢。照這樣一個人送他兩圓。他們二十人。個個都要送到。豈不爲小失大嗎。隨他罷。』就開着皮箱。讓他查看。上面不過衣裳書籍等。繙下去。便是金銀細工物件。包紮甚固。被他一件一件解出。末後是澁紙卷着一軸一軸的東西。那役人起初當作畫圖之類。倒不在意。褪出一看。五色絢爛。却是五疋上號的綢緞。原來美國海關。凡細軟織物。要照物價納四成半稅。紳士那裡知道。那役夫查出許多漏稅貴重之物。想上頭必定替我能幹。甚覺得意。就笑嘻嘻的將紳士的東西。一件一件都羅列在地上。宛如擺了一個洋貨攤子。他就去告訴那上等關役。幸虧那上等關役。是個忠厚的人。過來將各物看了一看。並不科罰。只教紳士照例納了十圓美金的稅。也算便宜得狠了。

紳士的行李。是兩隻大皮箱。上船時。係兩三個朋友。帮他裝置停當。如今被

那個可惡的關役。弄得顛倒散亂。收拾了三二十分鐘工夫。方始清楚。一同登岸的船客。已散去大半。只剩得兩三人。也要走了。紳士在船中。常聽得西洋人說過。此處最著名客棧。叫做巴黎斯。汽船一停。早有棧中接客的馬車。到關前伺候。客人大約都到那裡安歇。紳士忙携了行李。也跳到車上。同車有個馬尼喇人。略通日語。在船上天天與紳士見面。頗爲親熱。紳士見了大喜。在車中一路長談。談到報稅情形。那馬尼喇人帶的金銀細件及綢緞也不少。不過花了幾圓小費。就不會納稅。紳士聽得。更覺氣憤。子細一想。方想到起頭兩個人拿錢去時。已被第三個人看見。因獨沒有給他。所以有意捉弄。也不好意思告訴馬尼喇人。只自己恨自己糊塗而已。車聲轆轆。已馳入巴黎斯客棧門內。

生佛蘭西司哥者。美國加里福尼亞之市府。西太平洋海岸一大都會也。四

十年前。不過一湫隘市場。自金礦發現。漸次繁盛。今街市之廣。縱三英里。橫六英里。岡陵起伏。地勢不平。人煙稠密。居舍櫛比。最整齊最熱鬧的是中央大街。馬車往來如織。兩旁皆是五層六層巍煥華麗之屋。巴黎斯客棧。尤爲傑出。周圍寬闊約有四五畝。高樓八層。竦立雲表。紳士進了門。下了車。見此排場。嚇得口都不敢開。單把眼睛不住的四面瞧看。賴有馬尼喇人。替他向司事者講明賃房一間。每日四圓。司事者卽將房中鑰匙付出。自有棧使代二人携了行李。領至庭隅一小房子內。紳士一看。遠不及汽船上房艙舒服。立着頭都不能伸直。暗道『四塊錢一天。難道就在這個地方不成。大約是過路的小屋罷。』看那三面。却並無門戶可通。上邊也沒有梯子。心中悶極。又不好問。正在躊躇。忽見上面有五六條粗繩垂下。一個人把繩用力一扯。那房子忽然離了平地。升到空中。紳士也聽人講過。西洋樓房。不專用梯子。

另有吊臺。上下極便。方明白這個就是吊臺了。那吊臺升到第三層。就不動了。棧使去開門。領着二人。抄過邊道。到了一室。門上寫着二百三十號。棧使取鑰匙開了門。引紳士入內。馬尼喇人的房間。也就在隔壁。紳士的房。寬廣可容十席。中間放一張大牀。左右排列着幾隻椅子。天花板上。垂着一架煤氣燈。兩面壁上。都掛了大着衣鏡。房中又分出兩套間。一間係盥室。鏡臺上洗臉盆邊。裝着兩個自來水管。一間係浴室。中置澡盆。亦有兩個水管。旁邊就是大小便處。紳士將室中各處檢點一遍。安放好行李。天色已夜。即鎖了房門。同馬尼喇人到街上散步。一路煤氣燈與電氣燈。互相輝映。如入不夜城中。車聲如雷。游人如蟻。繁盛之況。一言難盡。初到此處。最驚其希罕者。則爲飛龍馬車。此車不用馬力。亦不設機輪。形式極大。在鐵軌上自然運動。迅速若飛。蓋鐵軌下置有鐵條。爲中央本局大機器之蒸汽力所卷。車下則有

鐵棒。切入鐵條內。引之飛行。桑港市中。處處有高邱。馬車火車不便利。故用此車。紳士見了。莫明其故。猜想得去。大約是電氣的作用了。

兩人東張西望。左抄右轉。不知不覺。過了七八條街。紳士忽然要小便。四處一望。並無廁所。又不好向馬尼喇人明言。只催着回去。馬尼喇人搖首道：『你方纔亂着要出來。如今走了不多路。又要回去了。我還游得沒有盡興。你先回去就是了。』紳士沒法。只得一個人。急忙忙向原路而歸。那曉得轉了一兩個灣。路境竟模糊了。走了一回。電燈光中。看見高大的房子。就當是巴黎斯棧。走近了。却都不是。要向巡捕打聽。剛剛在換班時。巡捕一個都不見。只得逢人便問。巴黎斯棧在那裡。他走得氣岔。小便又急。那西語越發說不清楚。人家都不理他。還虧問着一個好人。曲曲折折的指點他。他頗能會意。就着那人所說的方向。奔了二三十分鐘。好容易被他摸着了。進了棧。也無

暇上吊臺。看見梯子。就登登飛奔上去。從第一層奔到第四層。自己房間。偏偏又招不着了。定了神。想着了號數。纔摸到第三層二百三十號房間外。想去開門。身上一摸。鑰匙不知在何處丟掉了。要叫棧使。房外沒有電鈴。那裡叫得應。不進此門。怎樣發付這一場小便呢。人急計生。忽然想出一個法兒。他見那門上的玻璃窗。因流通空氣。有一扇半開在那裡。可以爬進去。但上去有五六尺高。爬却爬不殼。四面一尋。尋着了一隻椅子。卽撥來墊着腳兒。狠命的爬上去。恰巧棧使長走過此處。看見。忙高聲喊道。『有賊』奔上來。把紳士一隻腳捉住。紳士此時。上半身已鑽進窗中。剩兩只腳垂在外面。轉身不得。他在船上。雖已學會了許多西語。匆忙中竟說不來。只操着日語道。『是咱啲是咱啲。』一頭說着話。一頭用力把腳一縮。頭重腳輕。骨碌碌從玻璃窗中。直跌倒房內樓板上。身邊銀票銀圓。落了一樓板。他爬起來也。

不及顧別的。撒溺要緊。奔到便室。撒過溺。方進臥室。將掉下的東西。一齊拾起來。檢點歸好。向門外望望。並無一人。也不管他。就銜了一根雪茄烟。坐在椅內養神。少頃。聽得門響。那棧使長同着一個黑人。開門進來。見紳士在房內。呆了一呆。就指着那玻璃窗向紳士道：「方纔有一個賊。從這裡進來。不知偷去東西沒有。」紳士忍着笑。假作失驚。即操着不規則的西語道：「咱纔得回來。還沒有知道。這個賊實在大膽。」就故意手忙脚亂。向各處查看。那黑人見紳士身上。都是灰塵。暗暗指與棧使長看。又附耳說了幾句。那棧使長也變了顏色。輕輕的。回答了兩聲。看了紳士幾眼。兩個人就一路唧唧。啣啣的去了。

紳士食量本來最大。棧中的肴饌。又極精美。他就當做在自己家裏一般。一坐定。就要酒要菜。幸虧此地鄉親甚多。恰好有一位來訪他。見他這樣饕餮。

陸 旅 行

就吃驚道：『你到底帶了多少錢來。你不知道棧中一頓食物的價錢。同每日房金一樣的嗎。』紳士聽得嚇了一跳。只得忍住饞吻。一天不過在膳廳中照例三餐。那棧內的膳廳。是此地最有名的。住棧的二千多客人。還有外頭來的貴紳貴女也不少。都到此就食。你想這個大餐間。大也不大。到了晚上。尤覺花團錦簇。十分絢爛。那自來火電氣燈。處處照起。如星月交輝。四壁上。都嵌大着衣鏡。鏡光映着燈光。彷彿那房子同客人都要多出幾倍來。赴宴的人雖多。那伺候的僕歐。進酒換菜。却整整齊齊。毫不錯亂。膳廳門口。又有一个人守着。凡進來的客人。都把帽子交他。他接去放在架上。客人出去的時候。仍一一交還。絕無差悞。紳士見了。暗暗稱奇。想這个人的記性。實在世間少有。就當做一件希罕的事。去告訴一個鄉親。鄉親笑道：『這有什麼奇處呢。那帽子裏面。不是有各人姓名。寫得明明白白的嗎。他照此編着號。』

數。自然不會差了。』

紳士自從認得了馬尼喇人。一切仗他傳話。大爲便利。那日。暗自尋思道。『咱還要遊歷各地。一個人斷斷弄不來。非得此人同行不可。』因同他約定。在此地擔擱一兩天。竟動身到紐約。明日就去買定了火車票。馬尼喇人亦樂得路上少些寂寞。就忻然答應了。北美合衆國之大陸。鐵路如蛛絲。四布火車各公司。常起衝突。此亦謀利者之常事。近日芝加哥及東北鐵路公司。與普林敦支路公司。競爭得最利害。無異仇敵。紳士却做夢也想不到。他在船上。曾見過火車公司的攬客單。曉得公司的司事。有一个日本人。叫做澤田公司中用他。特爲招呼日本客人生意起見。紳士就切切記於心。後來在海關搬行李時。有一个極體面的西洋人。來與紳士搭話。十分客氣。紳士暗問旁人。知是鐵路上的司事。紳士就問他道。『澤田君爲什麼不來。』那人頓

了一頓。答道：『澤田君因有些小事，不得來。』紳士就以爲他一定是澤田的同事了。到了晚上，此西洋人又同着一个畧通日語的少年，到棧中來望紳士。紳士又問道：『澤田君呢？』那少年接口道：『澤田今夜到了領事處。明日總可以奉候。』稍坐，兩人又往馬尼喇人房中，招攬生意，并指示公司所在而去。

翌日，紳士同馬尼喇人，尋到火車公司，在身邊摸出名片，交代他們，寫定從桑港經鄧盤芝加角奈耶伽蘭至紐約克的車票兩分。紳士車價不穀，要向銀行去支取。就覓那少年，領往正金銀行支店。至半途，聞背後有人喊道：『前面走的可是隱先生麼？』回頭一看，是一個日本人，問起姓名，方知就是澤田紳士大喜，向他極力應酬一番，就道：『剛在貴公司購定火車票，此刻就勞足下一同到銀行取銀。』說罷，三人同行，不多一回工夫，到了正金銀

行。同國人見面。自然要問問家鄉情形。那同來的少年。不知有甚要事。先辭去了。他們坐了一刻。取了金銀幣。澤田就催他道。『此回趁火車的客人多。吾們還是早些去取了車票。好檢定一間穩當的車室。』紳士道。『不差。咱還有一個同伴。也在貴公司買票。怕他要等得心焦了。咱們走罷。』兩人出了正金銀行。澤田在前引導。到了公司。紳士一看。馬尼喇人同那個少年。都不在那裏。再一看。似乎另是一個地方。不是先刻來過的一應這公司生意。興旺。大約處處有分店的。也不去細問。就在身邊摸出美金百餘圓。交與澤田。寫定紐約車票。從此至惡登這一路。都是上等睡眠車。紳士收好。就別了。澤田興忽忽的回到棧中。剛坐定。那少年來了。說道。『車票已寫好。請你收了。』紳士道。『咱方纔已在貴公司購得的了。』就向身邊摸出。送與少年觀看。少年忽變色道。『這是另外一條支路的。不是普林敦的車票。』紳士

大驚。細細一問。方曉得那少年是普林敦公司。澤田是芝加哥及西北鐵路公司。各走各路。並不是一家。却不該招攬了兩頭。就有些周折了。還有一件是紳士最着急的。因為不大懂得英語。一路吃盡了虧。天幸碰見一個畧通日語的馬尼喇人。要靠他做通事。如今兩個人買了反對支路的票。車不能同行。就像瞎子離了明杖。到了路上。又要去當啞子痴子了。倘還一張票買一張票。總有一家不答應。兩張一起買。又所費不貲。左思右想。沒有法子。只得走到隔房。同馬尼喇人商酌。又向他取出車票。同自己的較對。原來兩車從此地至鄧盤。雖同一支路。至芝加哥一路。則皆南北分馳。必經二十四小時。抵芝加哥。或可相遇。也不能一定。馬尼喇人就替他想法。把鄧盤以東的車票調換。庶乎三面都妥當。那少年不肯答應。正在為難。澤田來了。問明情由。就同少年爭論起來。幾乎打架。說來說去。總是那位隱先生不好。大家埋

怨他。他一言不發。憑他們吵鬧。只是乾鞞乾鞞在房中兜圈子。幸得馬尼喇人再三調停。依了原議。將車票交換。兩人方悻悻而去。紳士見他們已離了眼前。就望着天花板自言自語道：「桑港實在沒有什麼好頑。還是早些往東去。」

當晚至街上買些東西。次日將兩隻大皮箱。託火車公司中寄到紐約。隨身帶了些輕便應用物件。至午後四句鐘。就同馬尼喇人辭了客棧。得意揚揚的向停車場而去。

大陸之火車

紳士同馬尼喇人出了棧門。坐着一乘馬車。駛至停車場。寄寓在桑港的日本人來送行的卻不少。見紳士至。都來招呼。紳士忙下車。進了車棧。插身衆人中。指東畫西。高談闊論。十分有興。忽然看見那個火車公司的少年。也立

在那邊不覺心中一跳。與會就退了些。那少年也狠狠的向紳士看了幾眼。暗道：『混賬的日本人來了。你倒很高興。總要給些苦你吃。方出我這口氣。』不多時刻。限已到。行的送的。紛紛望外走。紳士也別了衆親友。跟在馬尼喇人背後。走出車棧一看。並沒有火車。但見衆人都向着船式的一所屋子中走進去。十分詫異。就問馬尼喇人道：『咱不是同你趁火車麼。什麼此處沒有鐵路呢。』那半英半日的話。馬尼喇人一時弄不清楚。隨口說道：『要開船快了。你等着罷。』紳士更覺吃驚道：『是船嗎。又要渡太平洋嗎。火車呢。鐵路呢。』一面咕嚕。一面向玻璃窗外張望。只見茫茫一白。三面都是水。接着天。真正奇怪。氣管嗚嗚一響。那屋漸漸搖動。浮出海濱。紳士不覺失聲道：『噫。不可思議。停車場會飛出海的。』原來桑港與奧克蘭杜中間。隔一海灣。必從此登司帶星汽船。渡至彼岸。方上火車。此汽船與車棧平行。却狠

像一所屋子。不知道的。毋怪要吃驚了。船徐徐進行。橫切海灣。漸已近陸。奧克蘭杜岸上。火車往來。却與日本火車有一件不同。那煙通中並不噴出黑煙。但時見白氣蒸騰而已。紳士不知道用無煙煤的緣故。卻嘖嘖嘆賞道。『人人都說美國多新發明。信非虛謬。你看火車不燒石炭。能用熱汽運動。豈不是極好新法。』少頃。船抵岸。泊於極大一所屋子傍邊。那屋子就連着各處的車棧。紳士隨着衆人爭先登岸。人多擁擠。一回頭不見了馬尼喇人。只得立在屋中等他。等了一回工夫。衆人皆前去。馬尼喇人仍無影踪。一看時表已近開車時刻。不覺十分焦躁道。『混賬東西。到底躲在那裡。』正在發極。聽得有人呼他道。『隱先生。隱先生。』回頭一看。却是澤田忙問道。『你看見咱的同伴嗎。』那澤田走得氣急敗壞。喘喘道。『你快同我走。再說。』說畢。就拉了紳士望前飛奔。一面走。一頭說道。『火車快開了。我方纔

到司帶星把你所託的物件裝入火車。四處招你不着。遇見了你的同伴。我問起你。他說你先上岸。大約又走錯路了。我趕緊回來招尋。還好就招着。快走。快走。再遲。要不及上車了。』紳士聽了。急得額上的汗。如黃豆大滾下來。不顧性命的走。幸得不多幾步。就到了司帶星列車之門。已盡閉上。獨中間一處開着。馬尼喇人正伸首在外張望。見他來了。忙招手。紳士也不及同澤田作別。跳上火車。那車已開動。向東馳去。澤田立於車場。目送着火車嘆息道。『咳。這種樣兒。到紐約去。不知還要鬧出多少笑話哩。』紳士所趁的睡眠。車兩側都是紅皮墊褥。兩人逐排對坐。車中除他二人之外。大概是西洋人。七分男客。三分女客。紳士的行李。已託公司代寄。車中但帶幾件要物。及三四冊書籍。他就換了一件衣服。放入小皮鞞中。置於座下。同馬尼喇人操着四不像的英語日語。問非所答的瞎講了一回。無甚可說了。就向窗外眺望。

野景。或驗驗時表。認認停車的名目。甚覺無聊。初時車中。衆客談笑之聲。狼爲熱鬧。少頃。四面悄然。也有磕睡的。也有開口大欠伸的。橫切阿美利加大陸七日之半旅行者。皆有困倦之意。火車開時。已過五點鐘。至此刻。經過許多停車場。暮煙橫於車窗。室中已燃起電燈。先刻。馬尼喇人。亦入睡鄉。火車過曲綫路。格外激動。忽然驚醒。摩挲倦眼。將紳士一望。見他愁眉苦眼。顏色大變。兩手捧着小腹。坐都坐不直。駭道。『你害病嗎？』紳士縐着眉道。『咱沒有病。』馬尼喇人道。『你不害病。爲什麼變作這種樣子？』紳士道。『從奧克蘭杜動身至此刻。有好一回工夫了。不知到了什麼地方。可就要停車麼？』那說話的聲音。十分苦楚。馬尼喇人一想。他大約是餓壞了。要緊吃東西。就摸出表來一看道。『撒拉明杜就在前面快到了。同你去吃麪包可好。』紳士道。『什麼時候纔到？』馬尼喇人道。『總在一句半鐘左右。』紳士

越發叫苦道：『阿呀，那裏等得呢！』紳士因昨夜至今晨，灌了許多啤酒，小便繁數，在奧克蘭杜停車場倉皇上車，那有空閒去發洩，到了車中，漸漸的急起來。他雖在本國，趁過橫濱東京的火車，萬不曉得美洲火車上，是有小便處的。只是苦苦熬着，望火車早些停止。現在實在熬不得了，小肚子差不多要脹破了。只得向馬尼喇人輕輕的說道：『小便，小便。』卻又聽不清楚，就在手邊取一本平文氏英和字書，要想繙出這兩個字，教他看。越着急，越繙不着，就把書拋過一邊。左手伸出一隻中指，擱在袴管上。右手做那出水的樣子。馬尼喇人方纔明白，笑得幾乎打跌，不覺失口道：『噯，你要……』說了半句，忙掩住口，怕爲同車的女客聽得。又是笑話，悄悄引了紳士，至車後一間，有一小門之處，把手指着。紳士忙推門進去，跟踉蹌蹌，翻江倒峽的，把一泡急尿撒畢，方舒了一口氣道：『如今是好了。』要想洗手，四面一看，旁

側只有一磁盆。盆中放着一大塊冰。他想到。這火車中。大約是以冰代水的。就僵着身。把兩手在冰上再三摩擦。忽失驚道。『什麼臭得狠。』蓋此冰塊。實是放在那裏收臭味的。有幾個來小便的。誤溺在上面。冰之中央。已半凹。畧帶黃色。卻有勞紳士。將兩手去替他擦淨了。

天色已全黑。窗外一些看不見什麼。紳士倦極。就坐在那裏睡着了。到了撒拉明杜把他撼醒。拭淨了口角的睡涎。只見火車已停。同車的人。皆走出車外。紳士亦隨着馬尼喇人下車。至停車場內之食堂。鐸聲朗朗。呼客就食。數十輛車上之客。皆入此室。喧雜異常。因火車只停十五分鐘。故客人皆忽忽忙忙。呼茶房取食。隨取隨吃。紳士苦於說不出食品的名目。心中萬分躁急。只得就將桌上所供石塊一樣的乾肉。同一片麵包。亂吃了些。已覺腹中發脹。就立起來。擦一根自來火。點着了烟。要吸。但見衆人已紛紛走出。那馬尼

喇人却不在其內。紳士着急。忙奔往停車處。一个茶房從後面追來。叫道：「先生。先生。」紳士初時不理會。被他追上。始知忘了給錢。心慌意亂。也不問他乾肉同麵包的價。就摸出一圓美銀擲與他。如飛馳回到火車上。隨後方見馬尼喇人同許多車客回來。就問紳士道：「你吃東西付錢嗎？」答道：「付了一圓。」馬尼喇人道：「那店主向我算賬。說道。你的同伴吃過未付錢。我就代你付過二角五分了。」紳士道：「他那裡知道我們是同伴。」馬尼喇人笑答道：「你看各車中。除了你我。還有第三个黃色人麼。吃虧還有限。不必說了。」

紳士在車中坐了一晌。又要磕睡了。他想出了重價。趁的睡眠車。却不見一張牀舖。在那裡睡眠呢。正在轉念。鐘鳴十下。一个小使來前。捱次請車客立起。揭開坐具。將兩面之板抽出。就成了一張牀。又頂板下有像扁額樣子。

的。放下來。也是一張牀。上下兩層。都鋪設停當。一一安放極精潔柔厚的被褥。當前又掛一頂白色幔。紳士讓馬尼喇人居下。自臥上層。那牀長有五尺。闊不到三尺。坐直了。頭就要碰頂板。老於趁火車者。在上層脫換衣服等事。都十分小心。那位隱先生。卻是初次。他爬上去。低着頭。坐了幾分鐘。就把外褂脫下。取了寢衣。想要更換。脖子一伸。被頂板打痛了頭。向外一讓。那火車剛在搖動。他就叫聲阿呀。在那第二層牀上。骨冬一響。跌下來。那左右牀上的車客。聽得聲響。不知有甚變事。都在幔中探出頭來觀望。只見那日本紳士。單穿了一條犢鼻褌。倒在地平板上。大家一齊吃驚。馬尼喇人更爲着急。忙揭開幔。飛身下牀。把紳士抱起。問他道。『什麼。什麼。』紳士呻吟道。『沒有什麼。咱在牀上。不曾坐穩。不知怎的就跌下來。腰間有些疼痛。別處還好。』大家方纔明白。便一齊笑起來。

馬尼喇人扶紳士至牀上。囑他自己謹慎。他鑽進幔中。拘手束腳的。把寢衣換上。身上也不甚痛了。倒下去就睡着。少頃醒來。下牀到廁所去。回來時。但見一色的白幔垂下。不知那一處是馬尼喇人的牀。元來車中每一區域。皆有號數。記明了。斷不會錯。那位隱先生却常在夢中。早把自己的號數忘却了。摹擬了半晌。見一張二層牀上。白幔半開。似乎空着。又約略想起自己的號數。總在七八之間。走近一看。是七號。他就輕輕的開了幔一望。並沒有馬尼喇人在內。却見了一件兩頭四足的怪東西……此車中有西洋少年男女二人。是新婚夫婦。初時分上下牀睡。不知何時。睡在一處。紳士見着。嚇了一跳。幸兩人鼻息鼾鼾。方酣同夢。沒有覺得。紳士把舌一伸。忙把牀幔輕輕的掩上。仍去認號數。忽記得在日間。那夫婦二人。是咱們隣座的隣座。就照着數過去。至第九號。這是一定不錯的了。忙把幔揭開。却是一個女人。那女

人見有人揭幔窺探。就睜目舉首厲聲喝道：『你是什麼人。敢如此無禮。』嚇得那紳士手足無措。他在太平洋船中。在英和對譯會話上。着實用功。讀過幾句西洋套話。一嚇却嚇出來了。就向那女人道：『*Excuse me* 不要緊』此兩句本係對話。他却放在一个人口中。連說了幾遍。那女人越發動怒道：『你這個人。實在混賬得狠。你還是向我賠罪。還是說不要緊。大約你是個失心瘋的。』這一罵。他曉得又弄錯了。幸得連次弄錯。自己的號數倒弄準了。忙逃到第八號。爬上臥牀。却把下層睡的馬尼喇人腳上。狠狠的踏了一下。馬尼喇人夢中叫道：『*Oh, Oh*』紳士愈加狼狽。就連說道：『*Excuse me* 不要緊』紳士鑽入牀上。火車中未曾睡慣。車行如地震。纔合眼又醒了。聽得各牀上。皆鼻息相續。他就擁被而坐。想着自己屢屢出醜。從同行的馬尼喇人起。至車中衆客。對之皆覺赧顏。就嘆了一口氣道：『咱在日本。不是皇然的大

政治家大文學家嗎。因不習西語。出門到處受人奚落。海外旅行。真不容易。而且不合算。不如早些回日本罷。」輾轉思量。到十二句鐘後。纔得熟睡。侵曉即覺。下牀至次間。凝望窗外。見火車經過危峽。漸緣高山上行。處處松杉夾道。雖在五月中旬。樹陰中尙見雪光如銀。鐵路兩旁。皆造高垣。阻雪的侵入。紳士豫知過美洲大陸者。必越落機山。此處一定是了。就指着前山間旁側的車使道。「此非落機山乎。」車使大笑道。「落機山。你還要等一兩天。可以看見。此是西賀蘭山。」紳士覺得無趣。就走回寢室。已有兩三人起身。紳士重到幔中。將散亂的衣裳收拾。坐了三四十分鐘。再往次間。盥漱後。在吸烟室休息。車使至寢室中。照舊把臥牀改為客座。那些男女車客。互問早安。見了紳士。想着昨夜的樣子。各人切切譏笑。紳士却毫不在意。仍操着不規則的英語。同馬尼喇人閒談。火車已至雷拿停車場。此處四面皆不毛之

地。停車場外。有一旅館。照例鐸聲一鳴。一同下車。入館朝餐。館屋極狹小。止排四五張桌子。供食的都是婦女。老少不一。紳士爭先坐定。麵包已多時。不會見面。見了就不住口的大嚼。麵極粗惡。硬如牛皮。但桌上並無魚類肉類。雖有亦極不堪。還是麵包稍可上口。他又恐今日午後無處進食。就不管好歹。狠命的吃了許多。食畢。付價七十五仙。遂回車。各處停車食價一例七十五仙火車愈東。過了幾處停車場。今日所經。皆荒漠地方。土色甚白。映着日光。刺入人目。山上無一株樹木。平原中偶見幾處有草。及川柳而已。一望茫茫沙磧。風起處黃塵蔽天。日色爲之不明。火車之窗。有兩重玻璃。塵埃尙積滿車中。實令人沈懣。停車場之近側。雖間有小牧場。此外絕無人家。亦無耕作者。紳士時向窗外眺望。忽失聲道。『噫。人都說美洲農業大進步。也不見得。』此日午後。在亨普爾杜夜間。在愛路科就食。沙漠中的停車場。其食物惡劣。到處一般。

紳士却饑不擇食。總比他人多吃些。

此夜十二句鐘後。紳士屢覺腹痛。有下痢狀。下牀上廁。下廁上牀。往來不知幾十回。至黎明。腹痛愈甚。就穿着寢衣。蹲在吸煙室前。不到四分鐘。就要登廁一次。前日苦苦攙下去的東西。在腹中一齊作怪起來。捧着腹。蹣跚奔走。實在可憐。當番的車使。一早起來。見他不入寢室。一團糟的委頓在此。不禁詫怪道。『先生。你沒有睡覺嗎。』紳士不十分明白。但一面哼。一面操着不合法的英語。告訴他道。『咱有病 I am sick。』車使道。『你貴體不舒服。爲什麼不去安歇調養呢。』紳士別的話說不來。仍白瞪着眼向車使道。『咱有病 I am sick。』車使道。『你帶藥嗎。你吃過什麼藥呢。』又道。『咱有病 I am sick。』天已大明。有一老者出來洗臉。見了紳士。就問候道。『先生昨夜是睡得安穩的。』咱有病 I am sick。』老者道。『你樣子是有貴恙。』咱有病 I am sick。』少頃男女貴客。皆出寢室。陸續

至吸烟室前。紳士見他們齊來。怕自己的狼狽形狀。被他們憎厭。又不通言語。這個來問。那個來問。實在懶於回答。就掙起身來。奔進廁中。將門下了鎖。躲在裡面。鼻邊雖臭穢。耳根卻清淨。且極方便。省得走出走進。困憊萬分。今晨所過地方。名枯委特松特勒克。是有名的鹽湖。景色絕佳。馬尼喇人起身時。不見紳士。當他尚在牀上酣睡。也不去驚動他。此刻將過湖濱。曉得紳士向來喜歡名勝。要招他賞玩。至寢室一看。車使早已收拾過了。紳士却無影蹤。又到吸烟室招尋。就有人告訴他紳士先刻光景。大驚。忙去問車使。車使道。『天明時。他一徑在吸烟室前。後來也不知他到那裡去。』噯。只怕在毛廁上罷。因爲一點鐘前。我走過那裡。見門閉上。有人在內。他的病又像是肚子不好。大約裡頭是他。』馬尼喇人忙同車使至廁所。將門一推。已鎖上。叩了半晌。無人答應。車使道。『完了。只怕日本紳士死在裏頭了。』馬尼喇人嚇

得顏色更變。就問車使道：『你帶鑰匙麼？』車使也抖抖索索的取出鑰匙來。開了鎖。推門進去。一望。極聲大叫道：『阿呀。紳士。紳士。大變。大變。日本紳士真個死了。』他這一叫。早驚動了吸烟室前許多車客。都擁來觀看。廁所之前。圍得水洩不通。馬尼喇人被車使一嚷。嚷得六神無主。略定一定。奔上去細看。只見紳士雙目緊閉。靠着後壁。坐在廁上。那面色真與死人一般。口鼻邊尚有呼吸。就大聲喚道：『隱先生。隱先生。』喚了七八聲。紳士微微睜目道：『咱睡着在此馬尼喇人。心上一塊石頭。方得落地。就過去對他附耳道：『你什麼會在那裏睡覺。差不多把人多嚇壞。你如今到底什麼樣。你說本國話就是。不要說英語了。』紳士道：『咱不知爲什麼肚子疼了一夜。就瀉了一夜。早上到這裏。因爲腹瀉便當些。不料瀉得乏極。就睡着了。』馬尼喇人聽得。又好氣。又好笑。就把他扶回寢室。不曾坐定。又要上廁了。這一天。

那間廁所。差不多被他一個人包去。

午前八句半鐘。車達惡登停車場。自此而東。有鄧盤由太利奧克蘭杜威士丁各鐵路公司之枝路。縱橫四布。坐桑港火車來者。至此皆向本公司驗票換車。行李上下。停車場十分混雜。惡登爲美洲中部一都會。車場寬大。旁有極華麗的膳室。那些車客的腸胃。已經委曲了好幾時。今朝可以吃些精美食物了。大家踴躍赴食。獨有紳士却不去。一則腹痛未愈。二則方纔倒在廁間。那半死不活的醜態。同車的見了他。就要扮鬼臉。實在難以爲情。因此捧了肚子。情願等在停車場。那車棧門口。立着兩個油腔滑調的西洋人。不住的把紳士細看。又切切的不知講些什麼。看了一回。就同走上來。殷殷勤勤的向紳士作禮道。『先生。在路上是好。』紳士不懂。想他們一面不識。爲什麼這般恭敬咱呢。一路從桑港來。見此地日本人。大半做下等職業。被美洲

的人十分輕賤。那曉得到了中部地方。日本人倒尊貴起來了。大約他們見咱這闊紳士模樣。所以另眼相待。他一得意。肚子也不大疼了。就操起四不像英語。應酬了幾句。那一个人却涎着臉。似笑非笑欲說不說的道。『你到底是日本。還是印第安人。』美洲土人紳士大驚道。『咱一徑是日本。什麼印第安』那人道。『當真日本人。』紳士道。『這有什麼假的。』言未畢。這一个人就跳起來。笑嘻嘻的拍拍那一个人的肩道。『可不是日本人麼。你拿出十塊錢來罷。』紳士更不懂了。細細一問。方知這两个人。立在那邊。忽瞧見紳士那一个人就指道。『這個晦氣色臉子的。不是印第安人麼。』這个人道。『不對。我看是東洋人。』兩個人爭起來。就賭十圓的東道。現在問明白了。一个快活。一个懊惱。都走去了。紳士氣得白瞪着兩眼道。『狠好。把咱做了賭東道的東西。還算咱是紅皮土番。糊塗該死。』這一氣。肚子裏把

翻江倒海的痛起來。軟癱成一堆。那馬尼喇人帶了這又啞又痴的同伴一切事情。都要一個人當心。一落停車場。就去付了到鄧盤睡眠車的價金。照驗過票。叫車使將行李運入車中。去尋紳士不見。想總在膳室裡。也不見。已將近開車時。忙至停車場待合所。四面招看。仍舊不見。不要已經上車了。到車中一看。客人都已到齊。只有紳士毫無形影。只得仍下車去尋。尋到希夏利車棧傍。纔見他捧着肚。苦着臉。躑躅而來。遇了馬尼喇人。就道：「咱不趁火車了。」馬尼喇人駭道：「爲什麼？」紳士有氣無力的道：「咱肚子疼得狠。想就在這裏養病。不到別處去了。」馬尼喇人道：「你擔擱在這裏。到安心嗎？」答道：「還不要緊。」馬尼喇人道：「惡登地方有認識的人嗎？」答道：「一個沒有。」馬尼喇人道：「你既沒有熟識的人。自己又言語不通。怎好留在這裏呢。不要說別的你身邊盤纏帶得不多。倘用盡了。連打一個電

報去取。你也弄不來。還是同行的好呢。」答道：「話是不差。實在肚子疼得利害。也顧不得許多。阿唷。阿唷。」馬尼喇人焦躁道：「你的肚子走也要疼。不走也要疼。這是沒法的。快些一同走罷。你的物件……」語未畢。火車上嗚嗚的響起來了。馬尼喇人急攙了他的手。奔到火車傍。那火車已經速碌速碌的運動。就把他像拖死狗樣子。拖到車中。他也向同車的人。畧畧招呼。大睜着眼。四面一看。忽向馬尼喇人附耳道：「這車中有賊。」馬尼喇人詫道：「在那裏。你怎樣曉得。」答道：「哪。這個人背後。放着的皮鞮。不是咱的麼。大約在停車場。被他偷去的。」馬尼喇人不禁好笑道：「你這個人。真正糊塗透頂的了。方才你取了銀圓。這皮鞮就丟在桌上。我下車時看見。替你安放好了。正要告訴你。并要叮囑你。以後不可如此粗忽。那曉得你問都不問。倒去疑心人家做賊。皮鞮相像的很多。怎見得就是你的呢。」埋怨了幾

句紳士紫漲了臉。不則聲。那肚疼却漸漸的好了。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爲前日過了西賀蘭山一帶。都是沙磧。空氣十分惡劣。他的病倒不全是飲食上得的。如今在惡登以東。丹崖碧嶂。如波浪起伏。連綿不斷。嶺頭都戴著積雪。體體映日。平野牛羊成羣。芳草如繡。重樓疊閣。隱顯碧樹林間。那火車髣髴在畫圖中經過。從玻璃窗賞玩。一路應接不暇。精神一爽。那臟腑就不知不覺的平復了大半。過了普盧潑停車場。那火車漸入峽中。石壁峻嶒。迴環十餘里。無異屏風九折。溪水潺湲。流出其下。碧澄澄深不見底。七八英里長的一綫鐵路。卽開鑿在此。插天重巘之下。萬丈深礮之上。火車左旋右折。忽起忽落。如螻穿九曲明珠。有時緣空直上。疑欲登天。有時絕壁當前。疑無去路。奇峯怪石。如飛如走。如下壓。如上躍。如異軍突起。如神鬼森森搏人。殊形詭狀。轉瞬卽逝。又如前有秦皇舉鞭驅逐。千巖萬壑。一齊向車後倒退。車行至

此可謂奇極。險極。嚇極。快極。那美洲人的心思膽量也實在令人佩服。車客立滿在前後車門口。也有從窗中探出頭來。人人叫絕。個個稱奇。歡呼之聲。山鳴谷應。同放連珠礮一般。火車速度。比平地差得多了。還可徐徐領會。那紳士比他人愈加高興。忽而狂笑。忽而拍掌。低下頭去。見了一落千丈的深潭。就大叫道：『小心些。不要跌下去。不知幾時到底哩。』一擡頭。見幾間屋子大的石頭。像要當頂門墜下。又急得他搓手踈足道：『爲什麼不避過些。一落下來。大家要餓肉餅了。』忙得他坐立不安。忘其所以。連他同伴走開。也沒有覺得。正在眼不轉睛的看。忽有一个車使走到他身旁喚他。他回過頭來。問『做什麼。』車使回了幾句話。他聽不出。又問。車使向後面指着道：『你的朋友。你的朋友。』把他又矇住了。暗道：『奇怪。奇怪。這樣好景致地方。難道有魔鬼的。那邊咱有什麼朋友呢。且走去看。』就跟着車使走。走過了。

好幾部車。至最後一車。沒有車屋的所在。上邊擺着許多椅子。男女客人不少。坐在那裡。馬尼喇人也在其內。見紳士來。就招呼他坐。紳士道：『什麼朋友。原來就是你。你什麼時候來的。這裡好得狠。早沒有曉得。』馬尼喇人道：『穀了。你瞧罷。』他就靠在椅上。左顧右盼。信口雌黃。忽見前面有築的方方的城垣樣子。左右相對。僅中間可通往來。他就對馬尼喇人道：『山中築城的來源。你知道嗎。咱看過古史。曉得這是羅馬時代的工作。大約有好幾千年了。』馬尼喇人笑道：『發見不到四五百年。的阿美利加。只怕不見得有羅馬時代的城垣罷。』他還強辯道：『怎見得不是。那時居在此山中的印第安人造的。』馬尼喇人也不去理他。說話時。車已近城。只見高入雲表的石壁。兩面陡絕。却是神工鬼斧削成。非人力所能及。右邊有兩高巖。卓然對峙之處。名噶蘇爾。即為城門。峽中第一奇勝也。一出口。則四面盡是

不毛之地。與前日經過的地方無異。此夜安穩就睡。次晨。火車又過一峽。雲譎波詭。別有一番景致。九旬半鐘。至索遜杜。添上一部機器車。又漸次入山。是即世界上極有名的落機山也。車路從此峯至彼峯。七曲八折。在山腰走螺螄線。盤旋而上。盤旋而下。遙見極高的山頂上。有黑烟飄出。紳士識是燒煤的烟。不覺讚嘆道。『唉。美洲人經濟思想。可稱無孔不入。這樣蠶天的高峰頂上。還有人在那裡開工廠。』取出千里鏡。細細一望。却是兩部機器車。引着數十部客車貨車。在山巔經過。大驚道。『是火車啊。險極了。險極了。我們的車也要這樣走嗎。萬一失慎。跌下去。就不堪設想了。』忽轉念道。『一個人總要有冒險精神。怕什麼。』登時勇氣百倍。而且吟興勃然。作詩一首。

洞壑陰森接石關。陡驚鐵路入雲間。大鵬不及火輪力。飛過球西第一山。

吟哦幾遍。頗爲得意。更自慰道。『咱話雖不會說。詩是做得很好。』轉過一山角。此處四時下雪。故車路上造有避雪的本障。車入其中。如經黑隧。對面不相見。十句鐘達麥雪兔。攀司此處較水平高一萬零八百八十八英尺。此日在山下時。稍覺煩暑。今車窗緊閉。寒氣尙切膚。各人皆凍得發顫。從索遜枉至此。不過十七英里。而水平相去有二千三百八十尺之差。山路的險峻。可想而知。由是火車紆迴山腹而下。再從赫克的入峽。其巖石之奇特。與噶蘇爾荷杜近處一般。夜八句鐘抵鄧盤。

鄧盤者。北美大陸中部之一大都會也。至停車場。鐵路縱橫四布。如蛛網。如人身血絡。到處懸着白色的大電燈。如無數明月。飛來天上。紳士隨着馬尼喇人下車。携了行李。東張西望。尋着了約度普林敦鐵路公司事務所。不知多少人在那裡。把門口都擠斷了。馬尼喇人心中焦躁。就向紳士取了車票。

用力分開衆人。進至窗口。先將自己的車票驗過。再把紳士的送上去。那事務員一看。就道：『你且等着』說畢。他只管向後來的人驗票。賣票。紳士在外。等得不耐煩。見許多人取了車票出來。只不見馬尼喇人。尋到裡面。車客已散盡。獨有馬尼喇人。向着窗口。同事務員高聲爭論。不知爲什麼事。退在外面呆想。少頃。馬尼喇人也出來了。滿面怒氣。向紳士道：『事務員說你的睡眠車票不賣。只好同你乘別的車罷。早知如此。我不該自己名下先付價。』紳士聽了。摸不着頭緒。說道：『什麼。是沒有睡眠車票買嗎？』馬尼喇人道：『他們買的不都是睡眠車票嗎？你大約額滿見遺了。』紳士愈惑道：『獨有咱不賣。可是美國政府出了禁約。不許日本人坐睡眠車。』馬尼喇人不覺好笑道：『你實在糊塗。你還記得在桑港時。同那普林敦公司的小後生嘔氣嗎？』紳士道：『記得的。那時虧得你調停。他答應過的了。』馬尼喇人

道。『他面子上雖答應。心裡總不舒服你。所以通信這裡。叫他不要賣睡眠車票給你。出出他的氣。你可明白嗎。』紳士方恍然大悟。也只有咒罵幾聲而已。正遲疑間。來一車了。向兩人招手。就携着行李。隨他到車。此係下等車。較先時趁的。有天淵之隔。趁車的皆是下流社會人。衣裳粗惡。形容齷齪。人數却不少。馬尼喇人輕輕的向紳士道。『我們可早些下車去吃些東西。但這車上的人。龍蛇混雜。車使又不像肯替客人當心的。你看守好行李。待我先下去。我吃畢你去。方可無意外之事。』說畢。就下車。過了十分多鐘。來了紳士將行李交代他。暗暗埋怨道。『你此刻才來。咱已餓了一回工夫了。』馬尼喇人却有得意之色。一面上車就坐。一面說道。『此處膳室的東西。烹調得狠好。』紳士聽得。也不細問。跳下車去。奔到東。奔到西。偌大一个停車場。不曉得膳室在何處。取表一看。離開車時。不到十五分鐘了。只得仍奔回車。

中馬尼喇人駭道：『你來得這樣快。東西沒有吃嗎？今天不吃。要到明天才有吃的地方呢。』他還不肯實說。倒假意捧了肚子道：『咱又肚子疼起來。所以沒有吃。』他話倒狠靈驗。剛說着。那胃蟲在肚子裡派刺派刺幾響。真的有些痛了。想問明了再去。表上已只剩得四五分鐘。無可如何。只得等到明朝。鐸聲一響。接着掌車的把汽管一吹。車就開了。

車中談笑之聲漸息。大家都靠着椅子打盹。那紳士在火車中。已過了三日三夜。十分疲乏。又病了一天有餘。元氣未復。要想好好的睡覺。車中並無臥牀。那些車客。睡夢中都要伸手伸脚。實在局促得狠。就斜驛在椅上。畧一閉目。又被火車搖動驚醒。看表上已將近十二句鐘。今日從午後起。不曾有一滴水一塊麵包到口。肚子的程度。一刻減退一刻。幾乎要與後背聯合了。看那馬尼喇人橫倒了頭。睡與方酣。不忍去喚醒他。獨自立起。走到車使傍邊。

問道：「車中可有麵包麼？」車使聽不出他話，只瞪着眼看他。他把口指着道：「麵包……麵包……」那車使見這樣子，實在好笑，搖首道：「沒有。」他又道：「雞蛋……雞蛋……」車使道：「也沒有。」又道：「麥酒……葡萄酒……」一連串說了許多食品的名目。一似小學生背誦日用雜字。那車使不覺動起氣來，暗道：「這車中又不開酒飯鋪，你要來點菜。」想要走開。紳士見一件都沒有，水總不會缺的，就弄些來澆澆飢餓罷。忙道：「^{Water} ^水 ^{Water} ^水」他每日同馬尼喇人講話，總是英日兩話夾雜的。況在匆忙之際，那裡會清楚呢。車使聽了當他說的是「^{Water} ^毛 ^廁」想道：「他不顧有婦女在車中，竟大聲的說出來，混賬得狠。」就把手指着那邊一小門內。紳士連說：「多謝多謝。」開門進去。裡面燈光甚暗，看不甚分明，好像是大小便處。一會意，他也好笑道：「咱說水，這混賬東西聽錯了。當做毛廁。」那

旁側却有一件蓄水器。已經破損。有水一半在內。他也不管潔淨不潔淨。正是飢不擇食。渴不擇飲。把兩手去舀起來。喝了幾口。腹中稍稍可耐。仍回原處高坐。要睡得狠。忽想起兩個人都睡着了。只怕行李被人偷去。強打精神。一合一仰的坐着。火車已過了幾處停車場。車客大半下車。車室內登時空曠。他放了心。把身邊銀圓。放在皮靴內。就枕了皮靴。伸脚而睡。兩點鐘睡起。睡到日出時方醒。火車已停。車客都有下車樣子。他不知是何處停車場。取鐵路時間表一看。午前八點十分鐘。車到奧克速郝杜。豫備朝餐。再看時表。尚差三十分鐘。想此處定是別的停車場。奧克速郝杜尚有一程路。仍靠在椅上。不知不覺又睡着了。幸心上掛着食事。少頃就覺。見車中寂然無人。忙持了皮靴奔出。馬尼喇人方同衆人食後運動。遇見了。問道：『你那裡去。吃過早膳嗎。』紳士道：『還沒有吃。這裡可是到了奧克速郝杜了。』馬尼喇

人厲聲道：『到了好一回工夫了。過兩分鐘就要開車了。』原來阿美利加有四個時間的分別。就是太平洋時間。山嶽時間。中央時間。紐約時間。皆有二十分至三十分之差。今晨是從山嶽時間。至中央時間。紳士那曉得有這緣故。只靠着時表爲準。竟上了大當了。他不及細問。想吃雖來不及。買些食物在路上充饑。以待中餐。如飛下車。至膳室。摸出一個對開銀圓。向櫃上一擲。也不問價。搶了幾個麵包。仍如飛而歸。走得太快。一交跌倒。忙爬起來。皮靴口上關鍵跌開。落下一個大銀圓。七八個小銀圓。拾起再奔。離火車不過一箭多遠。嗚嗚一吹。車已開動。他像發狂一般。一頭飛奔。一頭高叫。那火車已如奔雷閃電。去得無影無蹤了。

火車去遠。紳士直着兩隻眼。望那樹林中的餘烟。幾乎哭出來。左思右想。一無計較。只像翁仲一般。立在那裡。忽聽得的零一響。方把他驚醒。只見皮靴

中又落下幾個銀圓來。因記起方纔到膳室時。也聽過這種的響聲。急忙中沒有理會。急開皮靴細看。更嚇得目瞪口呆。他爲路上零用。雜取金銀幣七八十圓。用紙包着。放入手靴。不知何時一齊失掉。只乘得八九個銀圓在內。關鍵却並無損傷。不過在下面開了一個口字形的小小門戶。正是禍不單行。氣得脚都搬不動。沒精打彩的回到膳室。那跑堂的頗殷勤接待。他一聲也不言語。倒在椅中。只是嘆氣。馬尼喇人一去。正似傀儡斷了線索。軀壳離了靈魂。雖有三寸不爛之舌。除了喝酒吃麵包。一無所用。前路茫茫。歧中有歧。東西南北。無所適從。這種有口不能言。有足不能走的苦處。叫他怎的不要傷心。偷去幾塊銀錢。還是小事。他正在如醉如痴的光景。裡面又走出一個跑堂的。向他作禮道。『先生。你早啊。』忽然觸動他靈機。忙道。『你來。咱一件事煩你。』那跑堂的就伺候在旁。紳士因跑堂一言。想此刻尙早。何不

打一個電報去。約馬尼喇人。在芝加角擔擱一天。等咱趕到。想定念頭。就要去繙平氏和英字書。抄寫電碼。却不成功。那字書放在車中。沒有帶來。要去託人代打。再一想也不成功。不曉得馬尼喇人住處。那裏去送信呢。還是回桑港去罷。一看破皮靴中。只剩幾塊錢。路費斷斷不敷。躊躇了半晌。依然一籌莫展。那跑堂的等他分付。立得腿痠。見他臉上作怪了幾遍。却無一言。就洋洋的走開了。又一人來問道。『先生喫東西嗎。』他方覺得肚子還是空空的。先時半塊錢買的麵包。一些兒沒有動。就取來先喫了。也不點菜。也不開口。指指桌上的燒肉。搬過來。用刀去切。氣得手中無力。肉又牢硬。橫切豎切。切不斷。就囫圇圖圇的吞下去了。

食事已畢。再籌劃切己之事。想那馬尼喇人。很關切咱。一定在路上等候。還是早些趕上去。即使碰不到他。那芝加角是有名的都會。總有同國人在彼。

也打聽得出。一算到芝加角的路費。坐下等車。還可敷衍。但不知二次火車何時開行。那火車時間表。也在車內。無可查考。就去問跑堂的。費盡唇舌。做盡手勢。方知第二次火車。準十二點十分纔開。時候尙早。略覺安心。昨夜不曾十分安睡。又奔走辛苦。就合在桌上打盹。忽聽得轟轟的地皮震動之聲。又嗚嗚的放汽聲。嚇得跳起來。提了皮靴就走。跑堂的忙笑着搖手道：『不對。不對。是芝加角火車。開到鄧盤去的。』他才定了神。把時表一看。尙未到十一點。是不敢睡了。還是吃罷。叫過三四盆食品來。吃畢。火車已到。車客都至此打尖。紳士最先上車。少頃。車客齊來。也都是下流社會人。他懲於前日的失竊。將皮靴緊夾在腋下。縮在一角。那管車的來驗票。見他是个體面人物。就道：『先生你太委曲了。可要換了上等客車嗎。』他初時實在不明白。後來雖聽清楚。一想你叫咱換車。是要咱的命了。仍假裝朦朧。搖首不答。

管車的想。這東西。却是個中看不中吃的。也隨他。車已開動。紳士一心冀幸馬尼喇人在前途等他。每到停車場。必探首窗外。四面瞧看。並無消息。過了二三程。又至一處停車場。見人叢中有一短小黑髮的人。雖不是馬尼喇人。倘得一同國人。亦甚便益。忙下車奔至那人前。脫帽爲禮道。『足下可是日本人。』那人聽不出話。只是搖手。再要問時。已走去了。紳士退到車中。車又開行。此車急於繼路。無食事之時間。停車不過二三分鐘。車客却常有二三百人。一班上一班下。紳士一想。照這樣兒。就是馬尼喇人等着。也要當面錯過的。這便怎麼處。閉目搖頭。轉了無數心思。忽笑道。『真是聰明一世。懵懂一時。咱何不用這法兒。』他就開了皮靴。取出洋紙墨水。把指蘸着墨水。在紙上用那羅馬拼音法。大書特書道。『此車中有日本KONOKURUMANNIPONJINALL人』因無大筆。故用指頭。但一時沒有麵糰糊起來。插在窗上。開閉時要飛去。

又半晌。想出一个法兒。把衣上的別針取下來。簽牢在車的外面板上。此是隱先生絞了無數心血。耗了無數腦氣。發明的新手段。這下等車上。從來沒有張掛過這種法書妙文。又虧得旁人看不出他詞意。不然。很像火車中發賣日本的一張廣告。這樣的奇謀秘策。法書妙文。不料仍歸無用。張掛到傍晚。馬尼喇人依舊不遇。也只好聽天由命了。點燈時。車至奧瑪哈。他從窗中伸出頭去。噫。那個眠思食想。升天入地。無尋處的馬尼喇人。居然在人叢中發瑣。這一快活。非同小可。忙高聲叫喊。并伸出兩手亂招。馬尼喇人忙走來。安慰了他幾句。就問道。『你什麼在這裡。還坐着那下等車。到那邊去罷。』兩人同至睡眠車中。要買車票。紳士就告訴他。車上被竊一節。馬尼喇人道。『現在我替你墊了。以後再算罷。』車使早將兩人的行李搬過這邊。一路唧唧噥噥。講個不了。馬尼喇人在停車場遺失了一個人。初時也想到芝加

角守候。後來一想。他萬一上路。尤多碍難。因就在此下車。等他一回。即等不着。乘第二次火車。也還不遲。紳士亦將許多苦處。對他講。此時火車已過密蘇利亞大橋。從茲而東。此車已在最後一班。故車中另有食堂。即在此夜膳。兩人開了一瓶葡萄酒。痛飲一番。安穩就寢。

車仍向東飛馳。次日午後。到了美洲聯邦中數一數二的大都會。火車到芝加角。必休息半日。始從此開往奈耶伽蘭。二人喚了一部馬車。駛至密根支路停車場。安放好行李。即直向夏克森街。投入古蘭杜拍歇克旅館。此係芝加角第一大館。四方六層的大轉樓。二人雖暫時歇息。亦包定一間客房。館使領着。照例從吊臺而上。至第三層三百四十五號。紳士前在桑港。見了巴黎斯棧。已當他天下無雙的大客店了。如今看來。還不及這旅館一半咧。至於屋內的陳設。闊大華美。越差得遠了。他未免有河伯望洋之嘆。少頃。下樓。

向膳廳就食。那膳廳的高大，更不用說了。廳中排著數十張食桌，尙綽有餘地。赴食的男女客人，不知有幾千人。明鏡層層相映，令人目眩心迷。紳士坐定後，不住的四面流盼，贊不絕聲。自言自語道：『客人實在多得狠。數都數不清的。』又道：『那桑港客棧裡的僕歐，都是些黑鬼。實在討人嫌。這裡却全用西洋人。』忽指着那壁廂，向馬尼喇人道：『剛說沒有黑鬼，你看那邊坐的客人，晦氣色的臉，可不是黑鬼嗎？』馬尼喇人就他所指，看了一回，說道：『沒有啊。』紳士道：『你的眼力太不佳。哪個穿毛呢外褂的客人，不是紫黑色的臉嗎？』馬尼喇人子細一看，方纔明白，笑得幾乎把吃的東西都噴出來。忙掩口道：『你索性把自己當做黑鬼了。這是你玻璃裡照出的影兒。』他始恍然，嘆道：『這兩天在路上，被太陽把臉晒得這般黑了。連咱自己都認不得了。怪不道有些面善。原來就是咱。』食訖，要賞玩此地風景。

兩人同出旅館。信步所之。四處人家。都是六七層的高大房屋。也有磚砌的。也有石築的。載貨物的馬車。往來如織。繁盛之象。可見一斑。此處北濱大湖。有水運之便。且當東南要衝。爲鐵路之中心。無處不通。因此商業日盛一日。今戶口之數。次於紐約。可與費府相頡頏。紳士一路走。一路想道。『咱的眼界。可見不廣。前日看了桑港。已當他龍宮海藏。如今看起來。這裏一條街的商業。也可抵過桑港全部。正是經一事。長一智。不到東部。那裡知道阿美利加的真價值呢。』他只顧點頭贊嘆。那在此地的商人。經濟界上的光陰。真是惜寸惜分。一刻千金。又剛值上燈時分。來來往往。人人奔走若狂。紳士跟在馬尼喇人背後。眼睛常看別處。腳下又趑趄不前。被走路的人。撞了不知幾遍。還算他小心。不曾撞倒在地。他喃喃的罵道。『美洲人狠沒規矩。連路都不會走。』走了三四點鐘。他隨便見了什麼。總覺希罕。就立定呆看。因此

走了不多些路。就問馬尼喇人道：『還回去嗎？咱有些餓了。可有酒飯舖子？』馬尼喇人點點頭。過了半里多路。領他到一極精緻的小館裏面。却甚寬大。器具亦十分清潔。桌上對坐的。都是上等人。他們檢了一張桌子。馬尼喇人就問跑堂的小便所在。去解了手回來。紳士也要小便。輕輕的對馬尼喇人說。他指着那小門內。紳士進去。見低低的一間屋兒。放着兩個洗臉盆樣的東西。中有小一半水。從盆裡沸沸的湧出。紳士暗笑道：『這裏是洗手室。馬尼喇人今天也鬧笑話了。西洋食事前。有洗手的規矩。因此食物館內。特備此一室。是的是的。一定是的。』他就低下頭去。洗了臉。又洗兩手。洗髮。洗頸。走了三四點鐘。喉嚨甚乾燥。掬起水來。喝了一口。不覺縐眉道：『什麼鹹得狠。不好。什麼又臭得狠。』恰巧一個西洋人走進來。見他這個樣子。向他扮了一個鬼臉。就在盆中撒溺。他曉得糟了。急逃回食室。躲在屋角一

小椅子上。憑跑堂的進菜。看都不來看一看。只是撫着胸口作惡。那西洋人已回來。向那同伴的指着紳士這邊。切切私語。兩個人都笑起來。紳士窘極。急拉了馬尼喇人向外走。馬尼喇人不懂。問他道。『你既到了館子。爲什麼一點東西也不吃。』紳士道。『不吃。不吃。咳。鹹得狠。臭得狠。』

途中喚一部馬車。馳回旅館。紳士忙上樓梯。奔至房中。將鉢內豫備的清水澆頭。盥面。滌頸。搓手。嗽口。不知幾遍。馬尼喇人一看。心中就明白了。將近開車時刻。同旅館算過賬。仍坐一部馬車。至密根支路停車場。一人一圓。趁睡眠車。紳士從失竊至今。身邊只剩得幾角小銀圓。旅館食館。以至馬車一切費用。都是馬尼喇人解囊。他自信頗有無錢旅行的手段。此夜無事。在車中早睡。翌朝八點鐘起身。火車至笛特利奧杜。過此則英屬坎拏大矣。兩人靠在椅內談天。旁有一老於世務樣子的人。同馬尼喇人通問。他自言住在坎

擎大到芝加角購貨。此刻趁車回去。也時時與紳士接談。那不規則的英語。他到都聽得明白。紳士心中暗喜。大約咱的英語大進步了。午後一點鐘。車中漸覺寒氣逼人。忽聽得摧山裂峽的聲響。少頃。車客皆立起。向右首窗中眺望。蓋有名的奈耶伽蘭瀑布。即在車側。相去不到一里。奔流直下。排列數十丈。水花濺空。映着日色。如長虹百道。倒掛高崖。火車機力漸緩。即停其處。紳士鑽出頭去。前後一望。驚道。『那有這樣不可思議的停車場。大約火車機器壞了。』大家爭先出外。那老於世故的西洋人。來到紳士旁側問道。『先生。你不到外面瞧瞧嗎。』紳士道。『可是有什麼變端了。』他道。『沒有。因賞玩瀑布。所以停車。這是難得看見的。請早些出去。』紳士忙提了皮靴下車。同車的人都立在那裏細看。贊嘆之聲不絕。須臾。汽管吹起。一同上車。火車早徐徐運動。紳士見先時放在椅上的煙管沒有了。四處招尋。馬尼喇

人就問他道：『我的小皮靴呢？你既要走開，什麼不一同帶了走？你只顧你的東西，把我的丟掉了。』正在詰問那邊一位女客，少了一個小包，也嚷起來。車中大亂。這上等車中，怎的有賊呢？忙叫車使查問。那客人中，却少了一個坎拏大人。賊一定是他了。拏了東西，趁火車停時，一溜烟去了。那裡去找他呢？馬尼喇人愈想愈生氣。看着紳士的臉道：『你要緊看景致開心，我受累。』紳士也不肯認差，雖不回嘴，却暗暗的咕唧道：『你的東西，什麼要咱當心。』馬尼喇人早知其意，就問道：『你身邊還剩多少錢？』紳士道：『你早曉得咱沒有了。』接說道：『大家都沒有。到了奈耶伽蘭這頓中飯，怎樣去喫？』紳士始着急道：『你的錢也都偷去了。怎麼樣，怎麼樣？』紳士聞馬尼喇人的錢都偷去，一想到紐約克尙有一日一夜的路程，別的不不要管他。單是一塊錢一頓的飯，怎樣打算呢？哭喪着臉，不則一聲。只是嘆

氣馬尼喇人反笑起來道：『你發極也不中用。再來看看景致。開開心罷。』此處係著名的枯體渡。空砌排霞之釣橋。兩岸約有一里許距離。上面矗起數十丈的石巖。如高屏對峙。下邊奔流若箭。激射河底巖石。那盤淌怒浪。洶湧怖人。火車過橋之中央。正對着瀑布。令人有鞭策白龍上九天之想。紳士一心掛着經濟困難。也不暇細細玩賞。午後。至奈耶伽蘭佛和士停車場。馬尼喇人豫將二人行李。安頓其處。購定車票。即喚一部馬車同坐。紳士着急道：『坐了馬車。到那裏去呢。』答道：『車票已賒得。車還不開。隨便到那裡去游玩一回。我來同你算算。這馬車錢不要說他。火車價是五圓。大約肚子是不能空的。必得又去喫了一頓中飯。你看一起要多少錢。』紳士愈驚道：『你的錢不是都偷去了嗎。』答道：『不差。因為我沒有錢。所以要同你商量。』紳士急得發跳道：『什麼同咱商量呢。你這個人太沒有記性了。咱不是昨天

就一個錢。」話未畢，馬車已停。馬尼喇人道：「下車罷。有話攔着再講。」車停在一旅館門首。兩人進至膳廳。紳士一看，又是一排場極闊的所在。價錢必然不廉的。那馬尼喇人就叫館使拿菜單上來。點了許多食品。狼吞虎咽。神色自如。一頭吃。一頭問他道：「你也點兩樣呢？」紳士見了食物。肚子已在那裏招呼。不喫要餓吃了。這錢怎樣打算呢。一狠二狠。喫了兩塊麵包。一盆牛肉。就不敢喫了。喫畢。館使開了價目。呈上。約兩圓左右。紳士一想完了。這件毛呢外褂。要保不住了。偷眼去看馬尼喇人。他却從容不迫。在身邊摸出一把金圓銀圓。放在桌上。把菜賬算訖。紳士不覺喜逐顏開道：「你倒還有許多錢。」答道：「小皮靴中的錢。是沒有了。老實對你說罷。我的錢是分開了放的。昨天偷去的。不過十多塊錢。因見你有幸災樂禍的樣子。所以要急急你。」說時。已出了旅館。紳士懊悔道：「早知他有錢。咱還可多喫些東

西』兩人仍上了馬車。馳過一帶茂林。至一條大河之側。即停車。同下步行。前有兩島。架橋通路。走過了島。又是一帶極長的棧橋。橫跨巖石之上。在橋上看那大瀑布的全景。就在面前。原來衣利湖之水。從黑岩口入大河。又至大島。分爲兩派。再向正北合流。水勢既急。水中多石。以致奔騰擊觸如數千匹白馬爭馳下坂之狀。樹木鬱蒼。蔽虧島壘。又分激流爲二千曲百折。從懸崖下掛。右爲亞美利加瀑布。最大最奇。隔島相對者。名坎拏大瀑布。較此稍遜。合兩瀑布之廣。橫排有二里許。高有二百餘英尺。一綫直下。全世界殆無比。倫兩人從淵底騰上。立在水霧中觀望。馬尼喇人忽見紳士面色。又像有心事的樣子。就問道。『你冷嗎。可以立遠些看。』紳士呆着臉不答。馬尼喇人大聲道。『你不要看得目眩。跌下去。就不得了。』紳士答應一聲。是就坐在地上一動也不動。馬尼喇人想這東西。大約被大瀑布嚇昏了。少頃。見他

氣色稍平。復在身邊。摸出日記簿子。執着鉛筆。寫出古風一首。

那瓦刺水曾流傳。偉觀卓出天地間。我今書劍走萬里。來踏衣利湖上烟。
驚流北下飛萬鏃。立石拗激生狂瀾。中央危島分水勢。隻龍相對行蜿蜒。
陡逢絕壁聳霄漢。一落千丈還騰軒。領珠零亂鱗爪奮。天池敲碎玻璃盤。
百萬雷霆助餘威。疑拔地軸搖天關。盤渦混混仰噴沫。深處未許蛟螭蟠。
風搏水花作煙霧。長虹七色中間懸。時當塵世月季夏。巖頭積雪如冬寒。
耳聾目眩宇宙變。對此萬怪生心肝。古來騷人眼如豆。一條白練誇廬山。
徐凝惡札不敢寫。擬從海外呼青蓮。投筆長嘯萬壑應。乘槎已到銀河邊。
馬尼喇人走近細看。『問道。你寫的什麼。』答道。『這是支那字。寫的支那
體詩。極力舖排那瀑布的好處。你讀得來嗎。』馬尼喇人笑道。『有趣得很。
可惜我一些不懂。你把英文繙譯出來罷。』他也搖頭道。『譯不來。譯不來。』

咱的英文。同你的支那文。正是半斤八兩。」說笑一會。仍渡橋登岸。至原處上車。沿着河濱。在合衆國界有名之所。各處游玩。又渡鐵橋。至對岸英屬坎擊大地方。絕壁峻嶒。下臨急湍。以機器運長梯上下。十分奇險。日已西傾。急駛回佛和士停車場。開發了馬車去。吃過晚膳。聽得火車轟轟。依稀大瀑布之聲。却是赴白福阿路的。在此停車。紐約克火車。要九點三十分才開。他們的行李。車棧中已代爲安置妥當。兩人就在棧中上等客間。坐着閒談。又聽得轟轟之聲。從奈耶伽蘭那邊來。停在棧外。紳士忙起立道。「去阿。」馬尼喇人道。「你忙什麼。你不看看壁上的鐘。八點半還沒有到呢。」他仍坐下少頃。又走出去望望。那些車客。一個人都沒有了。正在猜疑間。一個棧使奔到門口叫道。「先生們。要到紐約的。快些上車。車就要開了。」兩人沒命的奔去。見車已運動。奔到列車之後。吊在那鐵條上。拖過六七間門面。方得上

車行李不知如何了。幸虧放在坐下。還好好的。出這個岔兒。到底什麼緣故呢。蓋此處停車場。有兩個時間。到着是中央時間。開車是東方時間。同一刻限。有一點鐘之差。那棧內掛的鐘。却準着中央時間開的。馬尼喇人雖老於行旅。一時大意。幾蹈紳士的覆轍。可見出門人。斷不可稍有疏忽。那紳士在火車上。已過了一星期。今夜是結末一次了。安心就睡。次晨車沿着哈圖松河而行。夾岸多山。樹色沈碧。河身寬平如湖。到處有小都會。河汊中羣船停泊。小輪船往來絡繹。美國商業發達。人人用意廣告。凡停車場處。無不高張遍貼。今日漸近紐約克那廣告一發多了。河中壁立的巖石上。也用白堊寫着極大的字。美國人招攬生意的心思。可爲周匝。獨有那雲水中間題詩的隱先生。見了大不以爲然道。『咳。損了天然的雅致了。美國人殺風景得狠。』少時。見前面烟光一片。十二點鐘前。火車已達紐約克中央的停車場。

紐約克之旅館

阿美利加的鐵路上。凡車客上下。及運送物件等事。無不十分周到。將抵紐約時。馬尼喇人先同車使講定。車中有運送公司的照票。購了此票。則到客棧的馬車。及搬送行李什物。皆有人照顧。不用客人費心。那客棧的牌號。早在桑港鐵路公司注明。兩人購了照票。至停車場下車。同衆客立在一處。人叢外就來了幾十部馬車。駢列左右。馬夫帽上。皆有公司的印記。一個馬夫就走來。替二人取了行李。引入車中。加上一鞭。走過了幾處繁麗的所在。約有二三里程。至第四條大街。一家客棧前停止。此棧名歇士阿培紐進了棧。因在車上骯髒了六七天。急於洗澡。就講定租兩間有浴室的房間。價甚貴。每間要六圓。紳士因此處不過擔擱兩三日。就要上船。明日到此地。正金銀行去取了銀。也不愁缺乏了。就多出些房金。也不妨。此棧是紐約克客棧起

首第一家。其寬大却遠不如桑港的客棧。紳士到了自己房間。忙進浴室。見那浴盆式樣。與巴黎斯棧的相同。他不慣冷水洗澡。就在盆底拔了水管的塞子。放出水來。用手試試冷熱。正想脫衣下去。忽聽得叩門之聲。忙掩了衣去開門。却是棧使從運送公司。送兩隻大皮箱進來。紳士叫他放下。說道：『火車中骯髒得狠。待咱來收拾收拾。』就在衣中取出鑰匙。開了皮箱。大約因脚夫搬運時不小心。顛倒擊觸。又幾處停車場。被他人貨物裝卸。不免損傷。那書籍衣服。都混雜在土物之中。中間隔層。多分壞了。他只顧取這樣。檢那樣。慢慢的一件一件按部就班安放。那進來的車使。忽嚷道：『樓板上那裏來的水啊。』紳士方想起。忙開了浴室的門進去。只見水漫了一屋。正往外淌。唰。急將塞子上好。搖動呼鈴。叫一個棧使。持小桶上來。舀水潑掉。棧使去後。那掌櫃的來了。向紳士囁哩咕嚕說了半晌。紳士不懂。丟請馬尼喇人。

來。才得問明。原來室中用的清水。捐錢甚重。故濫用的要科罰。此室早有告白。揭出。今紳士不僅糟蹋了多少水。地毯坐墊等也都漫濕。所以同他不過去。紳士沒法。只得照罰照賠。氣噓噓的道。『一間狠不像樣的房間。要六塊錢一天。洗澡沒有洗得成。要十塊錢。這不是訛咱麼。』

紳士把行李放好。同馬尼喇人出棧。至街上游玩。此第四大街。是極繁盛。所在鐵道馬車。四通八達。兩面高樓矗空。商業興旺。兩人又兜了幾條橫街。見一處大房子門口。掛着一扇招牌。上寫着內看佛蘭西來的細巧蠟人。馬尼喇人見了。就去買了入場券。一同進去。只見四處都是蠟人。第一間。右邊排列着列國帝王及羅馬教皇的像。左邊是美國歷代大總統的像。稍進。則巴部倫色將軍。斜對着卑司馬克侯。其製造的精巧。與生人無異。只少了一口氣。此蠟人院。幾次在新聞紙上登過許多評贊。所以來賞玩的貴男貴女。充

滿院中不知有多少人。紳士却並不認得那些蠟像。都是馬尼喇人一個個指着告訴他。走至一處。見人羣中立着一個巡捕。手中舉着木棍。睜出一對藍色眼珠。骨碌碌的望着他。他有些害怖。就向馬尼喇人道：『你看美國的巡捕。實在巴給公事。這裡他還來彈壓。』馬尼喇人問他在那裡。答道：『立在那右邊的。不是一個極雄壯的巡捕嗎。他立着。身體都不動一動。嚴肅得狠。』馬尼喇人道：『呸。你又胡說了。也是個蠟人。不過眼珠是做就活動的。』紳士還不信。走近細細一看。又將手去摸。方知確是假的。至第二進門口。有一高臺。臺上有三個日本女人。彈着絃子。還有許多聳着警擎着扇兒的男子跳踊的像。那衣飾形狀。都同日本鄉下人一些無二。此是歐洲流行日本村的模範。紳士不覺縐眉道：『野蠻極了。野蠻極了。怎麼把那下流社會的惡俗。形容出來。大壞吾國的名譽。』他就覺得自己是个上等人。物。意氣

揚揚再往前走。走至一室。見滿室都是蠟人。中間排着許多椅子。是便看客。憇息所。椅子間也處處有蠟人。紳士見一小女蠟像上首。坐着一個老婦。頭帶黑帽。穿着水合色衣。黃髮蒼顏。眼光活動。紳士想這個蠟人。比巡捕還要製得靈巧。忙喚馬尼喇人道：『你快來看。一個極妙的蠟人。』一面說。一面走近。指着那老婦的臉道：『你看你看。這個老婆子不像個活人嗎。』不料那蠟人當真活起來了。眉毛一豎。眼睛一瞪。直立起身。紳士道：『呵呀。咱當他蠟人。偏不是蠟人。』就向人叢中逃去。那老婦追上。把他拉住。原來西洋風俗。把手指人。爲大不敬。今紳士在大庭廣衆中。指婦人的臉。口中還嚕嚕嚕。尤其無理了。難怪這位老太太要生氣。那衆人不知何事。都擁來觀看。老婦就指手畫腳的告訴他們。大家都埋怨紳士。紳士急得無一言分辨。口中只說『Excuse 請恕我 Excuse 請恕我』而已。馬尼喇人急分開衆人。在老婦前替他分

說道：『此人是我同伴。初到此地。不知規矩。以致開罪夫人。你原諒他些罷。實在他因為當夫人是工細的蠟人。故有此悞。』那老婦越發不依道：『混賬得狠。什麼把好好的。當做蠟人。』馬尼喇人就帶着笑。把巡捕一節故事。講與他聽。衆人圍堂大笑。連老婦也笑起來。大家趁此過來解勸。才把紳士開釋了。

此蠟人院中。從晚上六點鐘起。有音樂會。馬尼喇人要聽過了才回棧。紳士因衆人見了他。都要看他的臉。好生沒趣。就向馬尼喇人道：『咱想起一件要緊事情。要先回去了。』馬尼喇人道：『你一個人回去。認得嗎。』答道：『認得。』就走出蠟人院。看明了來時的方角。謹慎小心的走。到了第三條大街。他見鐵路馬車往來。就轉身一直走去。走了一二里路。什麼還不到客棧。兩面一看。有些不對了。只見路傍立着許多粗大的鐵柱。柱上架着極長極

關的鐵橋。不知什麼用處。先刻是沒有見過的。正在轉念。驀然霹靂一聲。從頭上飛過。慌得他掩耳不迭。仰面一望。見鐵橋上有黑煙飄揚。他方明白。是向來聽得人說過的空中鐵路。但路徑愈覺模糊了。往前不是。退後又不是。走進橫巷。卻此路不通。只得七跌八撞。信步亂走。忽然望見一個巡捕。立在十字街側。他就像地獄逢佛一般。走上去招呼。巡捕問他何事。他一向是馬尼喇人。做他靈魂的。隨便什麼不理會。那客棧的名兒。早不記得了。呆了一呆。隱約想得。就期期的向巡捕道。『阿培紐客棧在那裡。』巡捕不懂。想道。『不知那裡來的野蠻人。胡說些什麼。』只把他上上下的看。他還矚之不已。說了四五遍。巡捕揮手道。『去。去。』他無可如何。只好走開。仍像蒼蠅搯去頭的。四面瞎撞。忽後面有人叫喚道。『先生。先生。日本的先生。』立定回望。見是一個並不認識的西洋人。就道。『可是你叫咱嗎。』那人道。『先

生。你不記得了。前日奧克拉杜至鄧盤曾與你同車過的。」他的話是照着
 他國人初學英語的程度式。故紳士頗聽得清楚。且細看他亦似有些面熟。
 忙殷勤作禮道：「對不起。對不起。恕咱眼拙。」那人道：「先生。你現在到那
 裡去。」紳士道：「要回棧。」那人驚道：「先生。你不是住在第四條大街上。
 歇士阿培紐棧內嗎。什麼走到這裡來呢。」紳士方想出那客棧的名兒。就
 問道：「你怎樣知道。可是也住在這棧嗎。」那人道：「不是。我先時到那棧
 內去招朋友出門時。見你同着一人。下了馬車進棧。所以曉得的。先生。你回
 棧去。不是這樣走的。」紳士忙問道：「怎樣走法呢。」那人道：「第四條大
 街。就在此處後面。你望那邊走去。轉兩個灣。就到了。」紳士謝了他指引。正
 要同他作別。那人道：「且住。道路叢雜。只怕又要走錯。我也有些小事。要到
 第四條大街。索性奉陪你到棧可好。」紳士謝了又謝。想世上像這樣的好

人是不容易遇見的。

亞旅行上

九十四

走了不多路。那人忽立定了。向紳士道：『到棧還有一程。我腹中甚飢。在近側吃些東西再走。』紳士迷路時。已近晚餐。走過酒菜館。也想進去吃一頓。順便問路。因今日無暇到正金銀行支銀。身邊只剩二三十仙。不敢冒昧。此刻見那人又要同他去吃。忙道：『對不起。咱因有要事。急於回棧。請你一同到棧內晚膳罷。』那人搖首。定要攔他在路上吃。紳士無可如何。只得老實對他講。那人初聽了。狠有不高興的樣子。忽笑道：『既承你美意。我且從命。你的同伴呢。』紳士道：『同咱一起出來。到蠟人院。他要聽音樂。還在那裡。有一回工夫回來咧。』那人點點頭說：『我們快走。不要講閒話了。』剛有馬車過。就喚了坐着。不到五分鐘。至歇士阿培紐棧前。下車入內。紳士因難得結交着一個西洋朋友。又蒙他十分要好。就格外恭敬。請他到自己房中。

坐定。那人將房中四面看了一看。忽在身邊取出一條手巾。笑向紳士道：「失敬得狠。我剛撒了一屁。請你聞聞這香水。解解臭味罷。」紳士不知好歹。接過手巾去一聞。登時顏色更變。倒在椅中。人事不知了。

馬尼喇人自紳士去後。從從容容的。至二層樓三層樓。賞玩陳設的許多美術品。下樓到正廳聽樂。回棧已在七點半鐘左右。狼覺腹飢。即至膳室。吃過晚餐。然後回房。點了煤氣燈。聽那隔房聲息全無。他想紳士不知是睡着了。還是出去了。就走到這邊推門進去。房中黑暗。從隔房燈光返照過來。見那紳士擺着一個大字架子。倒在那裏。嚇得他忙取出燐條劃火。向煤氣管點着。見那紳士面如紙灰。口角都是白沫。雙睛緊閉。全不動彈。用手在他鼻邊心口脉門上揣摸。還不會死。高聲叫道：「隱先生。隱先生。」全不答應。偶一回頭。見那兩隻大皮箱蓋開着。東西散亂滿樓板。因思此必盜賊所爲。急押

電鈴叫棧使上樓。棧使見這樣兒發極道：『日本先生死了。待我去報警察局來檢驗。』馬尼喇人忙搖手道：『你不要胡鬧。死是沒有死。你快去請醫生來。』棧使如飛的下樓。那掌櫃也曉得了。上來乾嘍。馬尼喇人也用話安慰他。少頃。棧使引着醫生來了。細細診察。并問明前後情由。就道：『這是嗜了那壞人的麻醉藥。近來此等事情很多。』就在藥箱中取出一瓶藥水。倒些在紳士口中。不多時。兩眼漸漸張開。把衆人一望。像吃驚樣子。馬尼喇人走近問他道：『你心裏還不大清爽嗎。』他應了一聲。是心中十分奇怪。想咱方才聞了那西洋朋友的手巾。就睡着的樣子。爲什麼醒來有許多人圍在身旁。大約又鬧出笑話了。狠覺慚愧。所以旁人問他。他只是含糊答應。醫生察知其意。就說：『你好好調養着。我們去罷。』大家下樓。只剩兩人。他始掙起身。把先刻的情形。告訴馬尼喇人。馬尼喇人道：『那西洋人一定是賊。』

你的箱子都開了。快去檢點。偷去了多少東西。」他忙立起。先在身上一摸。嘆道：「咱的時表也不見了。」又把樓板上的東西一一拾起。點看。還好。只少了金銀細工物件十之六七。他太息道：「別的不不要緊。把時表偷去。實在不便。」馬尼喇人笑道：「時表偷去狠好。你不是吃過他大虧麼。」原來紐約是美國第一都會。兇徒惡棍。處處都有。放出各種手段。攬旅人的金銀。四處都會。皆有同黨通信。探明客人的來歷。見有雛兒。不論舟中車中。同他假作親熱。一得機會。卽下手。大抵用麻醉藥者居多。此西洋人也有黨羽。知會曉得紳士。今日到此。他在停車場。已伺候過了。無間可乘。就想放過他。不意紳士忽然迷道。就引鬼上門。他麻倒紳士後。搜索皮箱中。並無一圓金銀錢。只取了時表及幾樣輕巧物件。恨得他罵道：「混賬的日本奴。千山萬水。來到此地。錢都不帶。真正意所不料。辛辛苦苦。只弄到幾十塊錢的死東西。晦

氣晦氣。」

紳士託馬尼喇人將今日被竊始末寫了一張訴詞。叫棧使送入警察衙門。又把箱中物件重行收拾。換了衣服。仰在牀上生氣。反來覆去睡不着。覺得腹枵。方想起被那兇徒打攪。晚飯還沒有吃。無奈更深人靜。膳室已閉。只得忍飢待旦了。

次日天大雨。紳士因欲至正金銀行支銀。買大西洋輪船票。就同馬尼喇人冒雨而出。街上石砌的路。經多人踐踏。泥滑如油。往來的人多不持傘。只像逃難樣子。飛步向前。馬車街車塞滿路上。那運送公司的馬車尤捷足爭先。鞭叱之聲不絕。步行十分不便。就趁了鐵道馬車。至滑磷司得利特街第七號二層樓上。正金銀行支店。此支店與領事衙門在一處。店中司事。雖與紳士未曾會過。但是同國人。總當故舊一般。親熱異常。酬應不絕。一人就問紳

士道。『足下昨天到此地。可是住在歐士阿培紐客棧嗎？』紳士一想奇了。這銀行司事。什麼同西洋流氓一樣。也曉得咱的寓所。尙未回言。又一人問道。『昨夜受驚了。險得狠。你怎的會去上他的當。』紳士愈覺詫異。就說『你們什麼都曉得。』答道。『今日新聞紙上。載得明明白白。何止吾們幾個人知道。』紳士的臉不覺紅起來。不好意思多坐。就向他們支了許多金銀幣。告辭而出。兩人又至蓬林克倫街。恩夸路冷輪船公司。打聽開船的規矩。云明後日雪溫陸模飛脚船。向利物浦開行。就在號圖上。檢定第三十五號三十六號連號的上等船室。付了船價。取了兩張船票。出了公司。仍在路上。趁鐵道馬車。車上人甚多。因天雨。趁客尙陸續增添。後來的沒有坐處。只得立於車室中間。美國風俗。女尊男卑。車中無坐處。有婦人上來。男人須立起讓坐。中間沒有立處了。又有婦人來。只得再讓到外面。婦人不論何處下車。

必鳴鐸停車。男人就在車疾走之間。一躍而下。此種舉動。也不免矯枉過正。那兩人在車。坐得不多一會。就被婦人來占去了。立了二三十分鐘。又有許多婦人來。就走到室外。立處狹仄。又不携傘。橫風吹雨。那頸上的水。一滴一滴的向兩肩淌下。望那室內的婦人。都高坐談笑。紳士心上實在不平。幸車行甚速。已到歇士阿培紐棧前。馬尼喇人早如飛下車。紳士手攀着鐵欄。足一軟未即跳下。那車已過了十餘間門面。凡車在疾走時。最要留意。必右腳先下地。徐徐逆行。減去向心力。方可前進。紳士却是外行。見馬尼喇人已去。急亡命的一跳。左腳剛着地。被車行的餘力一激。就跌倒在地。前後馬車齊向他身上奔來。他一時不及爬起。只是極聲的叫救命。幸馬夫都是老手。只差一綫。在兩旁避過。他方得拖泥帶水的立起。臉上身上。跌破了好幾處。忍着痛進棧。至總門口。那進出的客人都指着他道。『這個就是昨夜嘔

麻醉藥的。什麼今日又弄得像泥烏龜一般。哈哈。』紳士被竊一節。新聞紙上已將他的來歷姓名都細細登出。故今日有許多人當做奇事。到棧來打聽。椰揄他的。不單是棧客也。紳士雖有同行的馬尼喇人。和他說得來。但兩面的話。總不十分便利。同棧才坐定。就有正金支店幾個日本人來望他。他那說話機器。鏽澁長久。現在又靈起來了。銜着雪茄。講講日本政治上這模樣。美國形勢上那模樣。擺出一副出洋先生。回日本。吹大法螺的面目。次日。他們又來看他。他益發搖唇鼓舌。意氣干霄。正高談時。一個不知趣的棧使。忽走來。向他不知說什麼話。他聽不出。又怕被客人笑他。就道。『咱有客人在這裏。你有話停一會來回。』那不規則的英話。早被他們聽得了。一人就笑道。『你的英話。似乎還少些工夫。你那同來的馬尼喇人的日語。也不十分高明。在路上必有多少不自由。』他不肯服氣道。『咱的英話。本來不去

細講究。那西國的文法。還可去得。所以從橫濱到這裡。隨便那地方。從沒有失過事。』正在爭論。那個不知趣的棧使又來了。拏着一通電信。交於紳士。接來一看。不知信上寫些甚麼。就向桌上一放。那同他說笑的人道。『那裡來的電報。』取來就看。看畢。向紳士道。『隱先生。快些打回電。』又道。『先生。你說着。我替你寫。順便領教領教你的西國文法。』一人就將洋筆蘸了墨水。送過來道。『隱先生。你快說。等他寫。』紳士紅着臉道。『你們曉得信上寫些什麼。要打什麼回電。』一人道。『什麼不要回信。』一人道。『你當我們也連電信都看不來嗎。我把後面幾句讀你聽。一到就見覆。華盛頓竹村。』紳士只得老着臉道。『不用你們費心。咱向來看西文。只看正書。這種潦草的。就怕看他。』大家一笑而散。客去。天已傍晚。就同馬尼喇人至街上。買些船中應用的東西。回棧。連夜歸。拾行李。次日一早。喚一部馬車。帶了行

李一同上車。至恩夸路冷公司船碼頭。今日出港的雪溫陸模輪船。載重八千四十五噸。吃水甚深。高大如城。橫泊於棧橋之側。自棧橋至甲板上。客人及送行人。往來雜沓。幾無入腳處。

大西洋之船中

兩人從人叢中擠至甲板。喚僕歐將行李運入船室。安放妥貼。重至甲板上。已近起碇時刻。船中稍覺清靜。貴紳貴女成羣。徘徊各處。機器運動。船身徐至中流。棧橋上送行的數百人。皆舉帽揮巾示別。甲板上衆客。亦照樣相答。各有傷離之色。距岸漸遠。岸上立的人愈遠愈小。直至不見。尙有揮巾貴女。含淚凝眺。遠適異國。昔人所悲。中外一也。紳士倚着鐵闌。恣覽兩岸景物。忽見船後有如長虹麗空的。就問『這是什麼？』馬尼喇人道：『這是世界上第一大橋。名古雷音橋。』紳士道：『紐約的橋。也算他最大嗎？』馬尼喇人

奇怪道。『那裏還有比他再大的。』紳士指着道。『那邊不是還有比他大的嗎。這是什麼。』馬尼喇人道。『這不是橋。是有名的獨立紀念塔。你悄悄的看着罷。到了紐約。不賞玩這幾處大名勝。同沒有到一樣。昨日我就想同你出去。各處游覽。你那幾位貴鄉親。把你糾纏住。不便招你。我就一個人去了。』紳士始追悔無及。船漸出港口。二人入室。開了皮箱。把船中用品取出。鈴聲丁當。紳士忙洗手掠髮。同馬尼喇人出至食堂。排桌數十。坐客一二百人。其寬大與菜館無異。紳士同桌六人。四男二女。與紳士並坐的。是四十餘歲一個上等人。向紳士道。『我五年前。也住過貴國。』他的日本話頗來得。紳士也高興起來。操着夾七夾八的英語。同他酬對。方知此人是美國的傳教士。曾居留過日本二年。此番到東半球。是某新聞社。託他在英國格蘭斯剛博覽會去調查的。那傳教士見紳士的英語。實在不興。他是熱心的人。却

十分關切。色色將日本話同他講解。食過兩道。僕歐照例將菜單上來。請客點菜。紳士仍一些不懂。那傳教士就指着單上一行道。『這是煮的加拉司。稱鴉。很好吃。』紳士想什麼美國人喜歡吃鴉的。倒要嘗嘗鴉的味道。就把他點了。須臾。僕歐端整了。送上來。紳士忙叉着入口。細細一辨。不覺笑起來道。『不是加拉司。』傳教士只是搖頭。紳士就割一片送到他盆中。說道。『先生。你的日話。倒可同咱的英語配對。咱們日本。那加！加！加！的是鴉谷！谷！谷！的是雞。你什麼把谷谷谷的。當他加加加的。』他一時忘形。骸不住的學那鳥聲。引得四面桌上的人。都向着他大笑。

輪船離紐約兩日。已行於一片汪洋中。四面不見一物。只有海鷗數點。與天上白雲飛逐。天氣晴爽。波浪晏然。男女客人。皆至甲板運動。或坐在椅上。看書。或持針綫編物。每日與紳士同桌飲食的。有貴女二人。年紀都在二十四

五上下。一人身材纖小。高鼻黃髮。姿態尤佳。兩人衣飾皆華美。滿面敷着香粉。紳士在食堂初見時。就猜疑他又不像處女。又不像婦人。不知何等人物。想來總是高貴的。但同桌的西洋人。都不與他交談。此刻甲板上。別的貴女。皆與各貴紳並列運動。獨此二女。仍退居衆外。如牆角幽花。無人賞鑑。他一想。這兩個人。大約脾氣不好。不容易親近的。他又見那些西洋男人。與貴女並肩携手。且走且談。好不親熱。自己也覺得一人向隅之感。就將兩手插在衣袋中。踱進踱出。好不沈悶。踱到吸煙室前。恰巧遇見了兩位貴女。紳士忙側身避道。那二女本來天天看見他的。也就向他招呼。他在阿美利加。飽沾風氣。自然近硃者赤。近墨者黑。十分在行了。急立定躬身道：「密司們在船上。不覺得昏悶嗎。風平浪靜。到何處去散步。」兩對嬌波。齊向他流盼。一人道：「謝你。妾等還不甚覺得昏悶。」一人道：「先生同妾等一處運動。可以

不可以。」紳士想西洋婦人却與咱有些緣法。不但不難親近。且一接談。就邀咱一處運動。咱豈有不可以的道理。忙不住的點頭。他居中二人並列兩旁。左顧右盼。喜動眉宇。一面走。一面講話。但他的英語。要評風論月。不免貽笑大方。兩人却並不嫌他。一個聽不出。一個就替他解釋。那纖小的尤爲懇切。他又想西洋婦人的多情。真所謂一見如故。得意極了。就雙携着手。在甲板。上跌躑跌躑。不知兜了幾十個圈子。忽遇着那個傳教先生。紳士就問候他道。「今日你好。」他板着臉。並不回答。一徑走過去了。紳士恍然道。「你這吃老鴉的有髮和尚。你見咱一箭雙鵰。你就妬忌着不理咱了。」正在得意運動。鈴聲又響。他說「要吃飯了。吃過飯。咱們仍在一處運動。」就別了貴女。回至已室。第二次鈴響。第一次開照第二次進食至食堂。馬尼喇人與傳教士。尙在閒步。二位貴女已就座。他就去殷勤招呼。大家坐定。他又向傳教士客套。

幾句傳教士仍不酬答。唯唯而已。就是馬尼喇人同那個西洋人。也有冷落他的樣子。紳士也不管他。暗道：『你們不理咱。咱自有耍好的人。』就向着那二位貴女。恭恭敬敬的說：『方纔辛苦了。』又說：『多吃些東西啊。』食畢。只見各桌上的人都白眼看他。甚覺沒趣。即走出。衝了雪茄。到甲板上走來走去。兩位貴女却失約了。就把半枝雪茄。拋入海中。走到總客室。只見許多人集在一處。也有讀小說的。也有鬥牌的。他拖過一隻椅子坐了。去向衆客交談。沒有一個人理他。且都有討厭他樣子。他仍走出。逢着了馬尼喇人。馬尼喇人就笑道：『你先刻是開心得狠。』答道：『有什麼開心。』馬尼喇人道：『你不是與同桌那兩個女人要好麼。』答道：『這有什麼。咱先刻會同他們在一處運動。』馬尼喇人道：『是了。方纔傳教士曾向我說過。所以我來問問你。』紳士道：『傳教士怎樣說咱。』馬尼喇人道：『他說那位

日本先生。我見他話雖說不來。人品倒極佳。不料先刻見他舉動。却是一個不道德的混人。」紳士大笑道。「這個有頭髮和尙。真正胡鬧。你看那些貴紳們。那一個不同女友一起運動。他自己沒有人同他運動。也時時跟在女人的臀後。走來走去。倒要說咱不道德。咱方纔在吸烟室前。遇見那兩位貴女……」馬尼喇人忙止他道。「噫了。不要說了。什麼貴女。是兩個帕阿烏烏明。」紳士道。「什麼叫做帕阿烏烏明。Poor women。」馬尼喇人道。「可憐的婦人。」紳士道。「既可憐。咱就不可憐他麼。」馬尼喇人道。「你可曉得這句話的意思嗎。那就是你們日本人士話。叫做地獄賣淫婦。」紳士驚道。「是地獄啊。」馬尼喇人道。「什麼不是。你看有別人理他嗎。你不該同他運動。又去恭維他。所以大家都瞧不起你。」紳士方把一場高興。一片疑團。都拋在大西洋中。隨着半截雪茄而去。就向馬尼喇人道。「費你的心。你見着

傳教士及旁人總得替咱分割分割。你說咱並非不道德。因為當他們兩個是貴女……」正在叮囑那兩個貴女。又孃孃婷婷的來了。他見着就如飛的逃回自己房中去了。

二三日後。中等客室。屢屢不見金錢。大家都說船上有了賊了。後來上等室亦連次失竊。事務長知道。就暗令僕歐用心查察船客的形跡。是否有可疑的。是日近晚。紳士同馬尼喇人在甲板上運動。遠遠的見對面也有一隻輪船開來。舵工水手等都格外小心。隄防衝突。那船客從艙中上來。集在一處觀看。紳士向馬尼喇人道：「咱去拏一个千里鏡來。」興忽忽的下梯去了。來船相近至二里光景。偏過直綫。交肩而行。漸漸無踪。船客皆散。馬尼喇人想紳士此刻還沒有來。不知到了那裏去了。立了一會。卽下至總客室。見七八個男女船客。靠着椅子。在那裏紛紛議論。一個人道：「我看這樣子。一定

不是好人』一個道。『天還沒有夜。就溜進女人房中想下手。他的膽子實在不小。』又一個道。『我只道那偷東西的。總在下等或中等的客人裏頭。不料倒是住上等客室的。你們想奇怪不奇怪。』馬尼喇人一聽。是船上擊住了賊了。不知是上等客中那一個。正要過去細問。只見那上等室的僕歐。在門口探頭探腦。見了馬尼喇人。就招手道。『先生。你來。我找得你好苦。』馬尼喇人走出。僕歐就輕輕的向他說道。『你的同伴出了事。事務長請你過去。』他道。『什麼事。』僕歐道。『我也不知詳細。似乎爲了偷東西被人拿住。』馬尼喇人一聽。不覺嚇得主意全無。暗想道。『我同他是太平洋船中認識的。雖不深知他底細。但是上等人物無疑。斷然不會做賊。但人家何故要冤枉他呢。這就難解了。且走去看了情形。問了原委。再作道理。』一壁轉念。一壁隨着僕歐。走到事務長室中。只見紳士兩頰如火。鼻青嘴腫。凸出兩

隻眼。指手劃腳。滿口英三日七的話。正同事務長吵到不可開交。馬尼喇人忙搖手止住。先向事務長細訊顛末。事務長道：『先刻有住在第四十二號。四十三號的美國客人來說。有一個賊到他房中。叫我速去處置。我去一看。他說的賊。就是這位日本客人。』馬尼喇人道：『怎麼就算他是賊呢。』答道：『那美國客人。是夫婦二人同房。晚飯後。男客暫至甲板運動。剩他夫人在房。少頃回來。見一男人。神色倉皇。從他房中逃出。他正疑惑。那夫人也追出房來。急告訴他丈夫道：『方纔因暈船。橫在牀上。剛思成睡。忽被開門聲驚醒。當是良人回房。一看。却不知何處來的野男子。船上天天說有賊。賊竟發現了。一面高叫。一面急下牀奔去。拉住那野男子的褂子。被他用力掙脫。口中連說『請恕我Excuse Excuse』向外飛逃。恰巧良人遇見。把他攔住。』就接說道：『先生。你說這種樣子。教人家怎的不要動疑呢。我曉得了。就同他到這

裡細細問他。初時只是滿口的。請恕我後來鈎轉格磔。講的不知什麼。我一個字也聽不出。你問他罷。」馬尼喇人蹙着兩眉。向紳士道。「你到底爲什麼事。闖到人家房間裡去。你說啊。」紳士道。「說起來。却是咱的鹵莽。但他們也太覺欺人了。咱怕對面那汽船開去。要緊取遠鏡上來。醮下。下船時。性急了些。那上等客室的門口。不是都一樣的麼。這時候外面雖未夜。艙中已昏暗。又沒有上火。不會看號數。就當是自己的房間。走進來。只見你睡的那一邊。一個女人躺着。一想不好。那個帕阿烏烏明。索性弄到咱的房間裡來了。一回頭。又見房裡的東西。都不是咱們的。那個女人。也不是前日的帕阿烏烏明。就曉得弄錯了。忙要縮到外面。被那女人追來拉住。咱正再三賠罪。女人不依。只口口聲聲叫咱是賊。咱因是自己冒失。也不去計較。他用力摔脫了。他手。走出門口。對面忽來了一個長長大極兇惡的西洋人。一些不講

情理。就把咱一攔攔倒在船板上。你看咱頭面上。就曉得咱的吃虧了。後來事務長來。拖咱到這裡。咱也認了自己不好。把原委告訴他。他並不理會。只聽着他們一面之詞。把咱當賊。你來得狠好。替咱評評這個理。咱偷了什麼東西。是賊。是賊。』他氣極嚇極了。那個話更不倫不類。馬尼喇人也不過聽得出小一半。推度得去。却全明白了。就對事務長道。『我這同伴。不能講西話。又有些粗心浮氣。一路上也常要鬧些笑話。不過莽撞糊塗罷咧。要疑他是賊。就大謬了。桑港紐約地方。認得他的人極多。那個不曉得他是上等紳士。身邊又帶有日本政府的照會。還有許多外務部高等官及駐紮歐美兩洲公使領事的介紹信札。你不信。可以取你看。』正在張牙舞爪的代紳士申雪。那熱心的傳教士。聞得此事。亦尋得來幫着分辨。就把這件事過去了。兩人陪紳士回房。馬尼喇人就嘔他道。『古人說多情多累。却是不錯。你在

火車上已經鬧過亂子。把我的腳幾乎踏斷。什麼又有這件事呢。我就曉得你是記挂那兩位貴相知。要去同他們談談心。不知怎樣情思昏迷。誤入桃源。以致多情反被無情惱。對不對。』他忙搖手道。『不要頑了。咳。總是碰見了那兩個東西。就倒運起的。』此夜起了西風。波濤洶湧。船極顛簸。次日客多嘔吐。進食室的不過三分之一。至午後十點鐘。風息。船漸平穩。神士已僵臥了一天。忙起至吸煙室中。沽了一瓶麥酒。暢飲一回。乘着酒興。至甲板上閒眺。只見月光慘淡。露於雲隙。白浪忽起忽伏。如銀山崩圻。覺得胸中有無限的感慨。隨口吟一律云。

四顧茫無際。狂歌倒酒樽。船掀濤愈怒。雲急月如奔。鬢背一飄。蠹髮煙萬里。昏英雄。今已矣。誰弔閣龍魂。

船巨大西洋。早過了一星期。自出紐約港後。未見一點島嶼。此二三日中風

浪甚大。甲板之上。水花飛濺。船客除三餐外。皆退處房中。人人沈悶。此日風平浪靜。那些貴紳貴女。如蟻蟲聞震。積病初痊。蜂屯點聚。都到甲板上。入夜天無點翳。明月升空。水精球中。懸着一顆照夜珠。波光滉動。瀉永涵金。映着那些貴女身上的明璫翠羽。彷彿到了廣寒宮闕。船已進愛爾蘭海峽。左邊漸見陸影。衆人一齊眉飛色舞。叫笑了一會。就唱起歌來。紳士不知道他們唱的什麼。不去聽他。却不知不覺靠在鐵闌干。把手一下一上的。替他們拍着腔調的樣子。一個西洋人走上來道。『日本先生。你會唱歌麼。』答道。『咱話都不甚會說。那裏會唱歌呢。』那人道。『不是西洋的。是唱貴國的歌。』大家聽得。都聚到這裏。把紳士圍着。說道。『快些唱些日本歌給我們聽聽。』你一言。我一句。把紳士鬧得頭昏。他想咱說歌都不會唱。他們一發要聽不起。咱應酬唱幾句。一時想不出唱些什麼好。只是垂頭閉口。憑他們鬧。

他們見這樣兒。更紛紛的向他取笑。正喧鬧間。那邊不知唱了些什麼。衆人都拍手附和道。『Bravo! Bravo! Bravo!!!』紳士就得意了。暗道。『這個腔調。是同咱們那裡村中跳舞時唱的差不多。這有什麼難處呢。』就老着脸。拏了一塊手巾。當做扇子。一頭跳。一頭唱。很像那猴子串戲。貓兒叫春。又像那蠟人院裡製造的日本村男活動了。環觀者無不絕倒。笑聲問着喝采聲。甲板上無異劇場。紳士格外高興。唱畢。將手巾拭乾了頭上的汗。操了不規則英語。就想去與西洋貴女。執手合舞。那些貴女見了他一副描不成塑不出的面目。又好笑。又有些害怕。翩然四散。如幾十對嬌鶯輕燕。都飛下艙中去了。

次日。海水愈平。左右峯巒出沒。海灣中往來舟船。漸進漸多。黑煙數十縷。拖於水上。與那如胡蝶羣飛的白帆。縈帶有致。午後。船至利物浦。先刻。紳士已

在室中將零物歸入皮箱。問馬尼喇人道：『英吉利稅關。可像美國這樣。嚙嗎？』馬尼喇人道：『英國是貿易自由之國。稅關上並不疑難刁頓。惟李蘭地名酒與雪茄類。徵稅極重。差不多要直百抽百。』紳士煙癮甚大。在紐約時。見雪茄價廉物美。每百枝一箱。僅直銀七圓。就一起買了四箱。一路吃到此地。還剩兩箱有餘。聽得要重稅。就想拋入海中。又不捨得。呆想了一會。忽然被他想得一妙法了。

四點鐘後。船離利物浦岸六七里。忽息機拋錨。困晚潮水淺。不能近岸停泊也。船客皆不願意。紛紛議論。港口那邊。忽來一隻小輪船。躐於大船之側。上等客皆趁此上陸。紳士等二人。亦到甲板上。喚僕歐代運了行李。同下小輪。上等客共有百七十八人。擠滿艙中。坐處都無。喜得那小輪開行甚速。不多一刻。已至稅關水門前。衆客從棧橋登岸。進一小門。入貨物調查所。係一極

長之屋。列着兩重土臺。甚是清潔。紳士四面看了一看。忽問馬尼喇人道：『東西都在海岸上。不要失掉的麼？』馬尼喇人道：『在稅關上。不要緊。你放心。你衣袋裡頭膨鼓鼓的一大堆。什麼東西？』他悄悄的道：『你不要聲張。煙草！煙草！』馬尼喇人笑道：『你當那些關役都是瞎子嗎？這個樣子。豈有看不出的？』答道：『是藏得太多了。』就揣出四五十枝。丟在地上。說：『可惜得狠。幸得那一箱。被咱想着了一塊好地方藏過了。隨便什麼人。總看不出。你大約也看不出罷。』那衣袋中雖去了一半。還十分豐滿。馬尼喇人也不高興同他多說了。左右門一開。出來許多稅關上的役夫。把客人的箱籠物件。放在車上。運至小屋之中。列於臺上。一處一處。排得甚清楚。不致混雜。就捱次查驗起來。那英國稅關的查驗。確是十分寬大。惟向客人道：『有李蘭地嗎？有雪茄嗎？有翻刻英國有版權的書籍嗎？須早報稅。』開了箱

籠。不過略略一看。就算驗過。一個關役。牽紳士前。見他外掛中高起了一處。很像偷了一隻小雞樣子。不覺好笑。也不去說破他。但說請你把兩隻皮箱開了。好查驗。紳士在表練上。取了箱鑰。止要去開箱。忽來了那美國傳教士。向紳士候問道。『先生。你是先上岸的。你好啊。』紳士忙着要答禮。一不留神。把那高黑帽子脫下來。只聽得嘩裂駁落。似飛礮中炸出彈子一般。落下百餘枝雪茄煙卷。散了一地。那關役忍着笑。問道。『什麼東西。從那裡來的。』他急了。就道。『不曉得是什麼。只怕是天上落下來的。』那關役忍不住。就笑罵道。『混賬的外國人。這個話虧你怎樣說出來的。』忙催他開了箱。細細翻檢。箱中却沒有什麼。查畢。紳士收拾了好一回工夫。立起四面一望。馬尼喇人又不知那裡去了。正在發極。來一馬夫打扮的。向他招手道。『先生。快來。你的朋友在車中。等了您一回。』他打發我到此處。見地上有雪茄

的所在招你。却一招着就。』就替他攜了行李。不多幾步。到了車上。馬尼喇人已等得不耐煩了。

車中尚有數客。已在街上兜過一個圈子。正在那裏高談闊論。一人問道。『此地的客棧。小得狠。想那食堂也不見佳。就是各處房屋的壯麗。街道的潔淨。尚趕不上紐約。那倫敦想來總要好些。』一人道。『這利物浦不過英國一處過路碼頭。怎的比起世界第一都會倫敦來。』那人道。『這樣說起來。那倫敦不知怎樣好頑。我們早些去開開眼界。』說話時。車已至麗姆街的蓬客棧。進去安頓一切。用過晚膳。到各處去走走。果如車客所言。點燈時。就回棧。紳士想着明日就要到倫敦了。心中十分愉快。問馬尼喇人道。『明日幾時上火車。』馬尼喇人去取那鐵路時間表一看。說道。『午前十一點鐘。』紳士靠在桌上。手中握了一枝洋筆。一副得意樣子。向馬尼喇人道。『

你從桑港到此地。曾發過信麼。」答道。「什麼信。」紳士道。「倫敦的公使館。咱的朋友極多。先發信關照。叫他們候在停車場。咱一到。一切都有他們招呼。豈不便當。你想來也是這樣。」答道。「我倫敦不熟悉。也沒有朋友。凡事都要仗你挈帶的了。你替我信上關照一筆。你把那停車場也寫明白了。」紳士道。「只要寫明日下午一點半鐘到倫敦就是了。他們總曉得的。」答道。「那倫敦的停車場。有百餘處。不說明白。他們那裏來接你呢。」紳士笑道。「原來有這樣多。咱只道同咱的日本一樣。咱索性把什麼時候上車。什麼時候到。都寫了。好不好。那停車場怎樣寫法呢。」答道。「你寫密都蘭杜支路星度烹克拉士停車場就是了。」紳士就大費經營的寫了好一回工夫。寫了又改。改了又寫。寫得文法離奇。行列高低錯落。紙却糟蹋了不少。寫畢。入了封函。又不知忘了什麼。抽出添寫。一連幾次。竟學了殷深源的故事。

他一些也沒有覺得。把桌上剩的紙。扯得粉碎。拋在地下。在信面上簽了英文的姓氏居所。呼出棧使。把那封空信送入郵局。就去睡了。翌日早起。部署一週。至十一點鐘。上了火車。出停車場。適當地下鐵路。馳於鄰鄰萬瓦市街之下。紳士暗道。『離了街市。即直接火山。妙甚。』英國鐵路之構造。格外堅固。火車之迅速。尤推世界第一。一瞬。已如流星飛去。支路布滿國中。前後左右。煙痕可接。紳士在美洲大陸。所見多荒蕪。瘠瘠。輒意與朋輩傳述。西洋耕作。盡地力之說。不符。今火車所過。青疇綠野。處處開墾。一片芊緜。絕無坡陀起伏。牧場平廣。牛羊成羣。四層五層的朱樓畫閣。隱現青杉翠柏中。方知世家大族。原異於暴富之家。車窗縱目。忽見東面隱隱有一大聚落。青瓦白壁。延亘十餘里。黑煙四起。蓬蓬勃勃。漲至天半。日色爲之慘淡。不禁失聲大呼道。『大火。大火。燒得好利害。』大家正在出神觀看。都被他嚇了一跳。馬尼

喇人忙問道。『在那裡。』紳士就向前指着道。『哪。哪。哪。你看煙這樣的濃。不知要燒掉多少人家。』惹得衆人一齊笑起來。旁有一口舌尖利的。就道。『你好眼力。那英蘭的北部。一年中天天大火災。』紳士還道。『你們爲什麼都沒有瞧見。』車行漸近。方見有數百個煙通。林立空中。那黑煙卽在煙通中噴出。他方知上當。老了臉向馬尼喇人打聽地名。說是世上有名製造棉布所在的孟起斯貪。車於此地暫停。車客都指着前面。向紳士道。『那邊也大火。你快趕去救呢。』望去。果與孟起斯貪所見無異。也不止一處。紳士也附和着強笑。暗暗羨慕道。『英國的繁盛。咱日本那裡趕得上。』車又經過了幾處都會。幾處小鎮。及平原曠野。那前面的煙。愈覺利害了。連天都黑了半邊。他有詩爲證。

澤澤牛羊滿曠原。重樓疊閣又連村。御夫指點龍城

和譯倫敦
爲動龍

近。黑霧蒸

空白日昏。

須臾。火車入倫敦市中。覺有黑暗隧道。奔馳了三四十分鐘。到一大建築物內。此即密都蘭杜支路的烹克拉士停車場。紳士同馬尼喇人。携了行李。隨衆人下車。四處一望。並無迎接遠客的人。馬尼喇人道：『你的貴友。什麼一個都不見。』他正在那裏東張西望。滿腹猜疑。就道：『只怕他們不認得這。裡停車場。走錯了。』馬尼喇人道：『喲。吓。長住在倫敦的人。豈有停車場都不認得的道理。或者車到略遲。他們已來過。在那裏等。亦未可知。』說罷。兩人走進車棧。也人影全無。馬尼喇人生氣道：『你昨夜那封信到底怎樣寫的。寄去沒有呢。你這個人。隨便什麼事。總有些顛顛預預的。』紳士道：『咱是切切實實。叫他們在這裏等候。寫好了。就着僕歐去寄的。這一點兒小事。咱難道還顛顛預預。』那些車客。都有車夫及棧使。替他將行李搬到手車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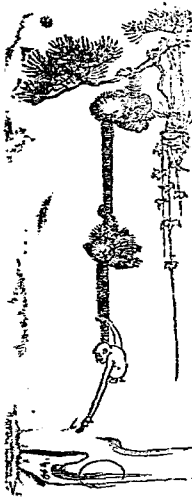
載着四散去了。也有一个棧使。過來要代二人拏皮箱。紳士就問道：『先刻你可曾聽見有日本人到過此間嗎？』他呆了一呆。囁嚅道：『日本人啊。是那一國的。』想着了。前一次火車上。下來一个人。恐怕有些像。』紳士忙插口道：『那个人什麼樣子。你可知道他到那裡去了。』答道：『黃色的臉。額上的髮都剃掉。腦袋上帶着一條辮子。垂在背後。大約是到支那公使館裡去的。』紳士道：『胡鬧。胡鬧。咱要尋那支那人則甚。咱是向你打聽日本人。』答道：『那日本可不是在支那國裏的嗎？』紳士聽他把日本當做支那的屬國。氣得兩眼發直。連聲道：『混賬。混賬。』馬尼喇人忙搖手道：『不必空費唇舌了。』就問棧使道：『此地那裏有上等客棧。』棧使把他二人的臉望望。暗道：『不知那裏來的一對野人。連倫敦這些大客棧都不知道的。』就道：『上等客棧。你要多少。近便些。就那邊有烹克拉士大客棧。就是我

們公司裏分設的。可好。』向車夫說明。連行李送至棧中。兩人會過賬房司事。賃了第三層樓上兩間極精緻的小客房。紳士坐定了。又細想他們爲什麼不來守候。使咱在同伴面上過不去。還是看不清楚信上的話。還是信被棧使失掉。還是郵局送差了。總詳不出一個道理。只好等他們見面。問個明白。

行 旅 圖

陸旅行上

陸旅行上卷終



百二十八

欽命二品頂戴江南分巡蘇松太兵備道袁 爲

給示諭禁事據職商孟芝熙稟稱竊職等以翰瀝文明開通風氣推小說爲最愛糾合同志集有成款擇歐美小說中之新奇而宗旨正大者繙繹成書增進國民智識以輔教育之不及租定上海棋盤街房屋定名小說林陸續付印平價出售誠恐書賈射利翻印或增損字句改換名目希圖濛混嗣後凡本社印行不准他人翻刻除另稟

商務局憲外稟求准予立案出示嚴禁翻印並請札飭縣解一體示禁並照會

租界領袖總領事立案以重板權並具切結聲明所著雙艷記美人妝福爾摩斯再生一案福爾摩斯再生二三案等書委係自行編緝並無翻印情弊如有濫混願甘罰辦等情各到道據此除批示分行縣解一體立案外合行給示諭禁爲此仰書賈人等一體知悉毋得將小說林陸續所印各書翻刻漁利如敢故違一經查出定行究罰不貸其各遵切特示

光緒三十一年 三月十一日

●謹告小說林社創設宏文館之趣意

本社以裨官野史之記載寓誘智革俗之深心發行各種小說荷蒙海內同志信用風行開業以來日臻隆盛本年八月紀念二週年成立特別廉賣適奉 明詔預備立憲以促國民程度之進步同人咸謂非印行於家庭社會國家深有裨益之書殊未盡一分子之責任爰再擴充資本添招股份創設宏文館編輯教師學生需用各科學教科參攷專門各書以為學界蠶勺之助想亦熱心諸君所心許而樂贊成者也

最詳備之
參攷書 已出版

博物大辭典 上製二元八角中製二元五角並製二元一角
物理大辭典 上製一元八角中製一元五角

特約中 ●法律大辭典 ●雷繼興先生鑒定

無比廉價特約券以一千部為限改收洋每部二元全五册正價大洋三元五角餘券無多請速購取

●編輯中 ●小學教材辭典 ●數學大辭典 ●植物學辭典 ●化學辭典

●理科大辭典 ●教育大辭典 ●世界歷史大辭典

新中國唱歌集

初編 三角
二編 三角
三編 一角半

非教科的唱歌集

一角半

寄售 佚叢 已出牧齋集外詩柳如是詩二種
○精裝一冊 ○價洋二角

理學雜誌 已出一至五期(由女子世界改辦)以下續出

●歷史小說 (誌已往之事迹作未來之模型見智見仁是在讀者)

孽海花一編 五角

海天嘯傳奇 二角

孽海花二編 五角

風洞山傳奇 四角

女英雄彈詞 (絕版)

身毒叛亂記上中卷 各四角

俠奴血 四角

●地理小說 (北亞荒寒南非沙漠廣與所略為廣見聞)

秘密使者上下卷 各四角

●科學小說 (啓智秘鑰闡理立燈)

秘密海島上中下卷 各四角半

黑行星

一角半

●軍事小說 (尙武精神愛國汗血觀陸海戰史奕然有生氣)

新舞臺一 四角半

軍役奇談 (絕版)

新舞臺二 四角

●偵探小說 (變形易相偵察鉤稽爲小說界新輸入者)

福爾摩斯再生第一至五案 四角半

一封書上卷 三角

福爾摩斯再生第六至十案 四角

一封書下卷 三角半

續手秘密 三角

調羹杯上中下卷 各三角

秘密隧道上卷 三角

奇獄一二冊 各二角

秘密隧道下卷 三角半

母夜叉 四角

狸奴角 二角半

眩筵術 二角

銀行之賊 三角

日本劍上下卷 各三角

福爾摩斯偵探第一案 三角

福爾摩斯偵探案(深淺印)二角半

又 (黃金骨) 二角

玉蟲緣 三角

馬丁休脫偵探案一 二角半

馬丁休脫偵探案二 三角

馬丁休脫偵探案三 三角

彼得警長上中下卷 各三角

女首領上下卷 各三角

一槍紅 五角

蕭格卡脫偵探案一 三角半

蕭格卡脫偵探案二 三角半

蕭格卡脫偵探案三 三角

蕭格卡脫偵探案四 一角半

蕭格卡脫偵探案五 三角

蕭格卡脫偵探案六 三角

蕭格卡脫偵探案七 一角半

蕭格卡脫偵探案八 二角半

蕭格卡脫偵探案九 二角半

蕭格卡脫偵探案十 二角半

印雪簪譯叢 二角

竊電案 三角

大冤窟 四角

棄兒奇冤 二角

少年偵探上中下 各三角

黑蛇奇談 三角

●言情小說(疾風勁草滄海巫山世態寫真人心活劇)

影之花上卷

四角半

女魔力下卷

三角

影之花中卷

五角半

雙艷記

三角半

愛河潮(全部)

一元

離恨天上卷

三角

銀山女王上中卷

各四角

離恨天下卷

三角

新戀情上中卷

各三角

妬之花

四角

萬里鴛上卷

四角

美人妝

二角

萬里鴛中卷

四角

車中美人

二角半

萬里鴛下卷

四角

情海劫上下卷

各四角

女魔力上卷

四角

愛河填恨記

各四角

女魔力中卷

三角半

魔海

●國民小說(三色之旗獨立之門洛鐘其應是在銅山之崩)

無名之英雄上中下

各四角

蘇格蘭獨立記卷一

四角

蘇格蘭獨立記卷一

四角

俠英童

六角

●家庭小說 (家庭教育首重幼稚盧叟栢氏咸以小說著名教育界)

小公子 (上下卷)

各三角

鴻巢記

二角半

●社會小說 (有種種現象成色色世界具大魔力超無上乘)

俠女奴

二角

冷眼觀一

五角

啞旅行上卷

三角半

冷眼觀二

五角

啞旅行下卷

四角

黃金世界

五角

●冒險小說 (偉大國民冒險精神魯敏孫歟倭朴頓歟雁行鼎足)

海外天 (版權歸本社)

四角

飛行記

四角

●滑稽小說 (曼情淳于著名昔史談諧談笑繼武後塵)

新法螺

三角

大除夕

三角

●神怪小說 (希臘神話埃及聖迹歐西古俗以資博覽)

海屋籌上下

各二角

廣

告

● 謹告最新發行(小本小說)之趣旨

本社編著小說荷蒙大雅不棄風行一時事迹之離奇筆墨之簡潔久為讀者推許但舟車携帶時有以不便忠告本社者爰擇若干種仿叢刊之例都為十集每集八種訂成洋裝精本袖珍小冊大小一律以供諸君酒後茶餘公暇課罷作一消遣法殆亦海內社會所歡迎焉

● 第一集

- ◎ 第一種 孤兒記 二角半
 - ◎ 第二種 紅泥記 二角半
 - ◎ 第三種 錢塘獄 三角
 - ◎ 第四種 瑤瑟夫人 四角
 - ◎ 第五種 文明賊 一角半
 - ◎ 第六種 埋香記 一角
 - ◎ 第七種 霧中案 二角
 - ◎ 第八種 黃鑽石 五角
- 第二集 (續出)
- ◎ 第一種 鬼室餘生錄
 - ◎ 第三種 小紅兒 一角
 - ◎ 第五種 香粉獄 一角
 - ◎ 第七種 海門奇案
 - ◎ 第二種 賣解妃
 - ◎ 第四種 鳳卮春 一角
 - ◎ 第六種 里城案
 - ◎ 第八種 三疑獄

●新增月刊社報 小說林 全年十二册 每册四角

鼓吹社會左右風俗現一一身說一法無老無幼無智無愚咸樂屏聲靜氣時手一編以寓憂
愁歡樂於小說界同人鑒之爰增社報長篇短幅有美必收無奇不錄以快先睹癖嗜者應歡
迎焉內容分圖畫論說社會小說歷史小說科學小說偵探小說軍事小說言情小說文苑評林
割記雜錄約十二門

●第一期至四期 現印五期 概目如下 孽海花三 新舞

臺三 黑蛇奇談 親鑑 蘇格蘭獨立記二 第一百十三案 電冠
魔海 煖香樓傳奇 曲話等

●參攷叢書

本社編譯參攷叢書之宗旨原以各種科學為振興國家之基礎學生教師諸君非有精良參攷佳
本不足以廣考核而增見識爰延通人搜輯書籍得若干種書印無多速為購取

- ◎植物學上下 二册全 四角
- ◎礦物學 一册全 三角
- ◎西洋史年表 二册全 四角
- ◎地文學 二册全 四角

●續刊

- 物理學 西洋史 東洋史
- 動物學 漢文典 生理 東洋史年表

丁未年九月四版
同年同月發行



編譯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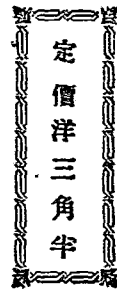
印刷者

發行者

分發行所

分售者

(陸旅行上卷)



小說林社

上海派克路福海里
小說林社活版部

上海棋盤街中市
小說林社總發行所

蘇州珠明寺前宏林書局
常熟海虞圖書館

各省書局

